

持持

判判

五

判批「務特」

——？去裡那往務特斯西法國中——

著等儀羅忽公陳清樾黃

版出店書華新東膠

判批「務特」

著者 黃楫清 陳公恕 羅 儀

出版 膠東新華書店

印刷 膠東新華書店印刷廠

發行 膠東新華書店

△定價 元▽

中華民國卅七年五月初版四〇〇〇冊

特務批判序

特務是一個討厭的名詞，意味着法西斯蒂，聯想到「蓋世太保」，這是法西斯獨裁鎮壓革命，屠殺人民的機構，和警察、憲兵、監獄同類，而且是聯系着的東西。特別在中國，這是國民黨法西斯拿來專門對付共產黨及鎮壓人民群眾的反抗底組織，只要稍為懂得國民黨特務的歷史或者「成績」的，都可了解到這點，它這十幾年來，不曾幹過一件好事。許多對政治上的反對黨的暗殺事件，都是國民黨特務幹的！許多罷工運動與學生運動的破壞與屠殺，都是國民黨特務幹的；許多獻身人民事業的志士的逮捕和失蹤，都是國民黨特務幹的；尤其是對於中國共產黨的壓迫與殘殺，差不多已是國民黨特務的專業。這難道還不明顯嗎？國民黨特務是中國人民的敵人。

照理來講，一個國家應該有特務這樣一種組織，它是維護民族利益的，它是保障人民權利的，它是反對敵國和奸細的。但是國民黨特務却不是這樣的，它不是為國家為人民服務，而是為一人一姓服務；它不是維護民族利益為保障人民權利，而是勾結敵偽反對人民的。敵汪時代的國民黨特務做了些甚麼事，與敵人和汪精衛中間的關係怎麼樣；日本投降以後，國民黨特務在所謂「收復區」又做了些甚麼事，這不是有目共睹的嗎？國民黨特務的價值，由於戴笠之死這件事上，已可以證明，除了國民黨特務自己的貓哭老鼠之外，在舉國的輿論中，都只有歡樂而沒有悲悼，只有願意而沒有惋惜。為甚麼呢？這是值得國民黨對特務最好的反省的了。

不管國民黨特務今天怎麼樣煊赫一時，怎麼樣能夠取得某一人的信任，大有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的樣子，「蓋世」字與開運河的麻叔謀一樣，可以作為嚇小孩子的咒語，但是最後怎樣呢？是萬人唾罵而無前途的。假如國民黨特務下了決心，不要垂青百世，定當遺臭萬年，那也就沒有甚麼好話可說了。我憑學一個史實，明末的魏忠賢及其把持的東廠、西廠是以剝削及殘殺為事，而明朝的天下，並沒有因為魏忠賢及其東西廠的特務工作而保持下來，相反的，弄得很壞，壞到亡國。魏忠賢當時是生祠滿天下，自為「九千歲」，把一朝的尚書侍郎的都收為乾兒門下，今天國民黨特務的氣餒和威勢，恐尚有不及。但我們今天把明史拿來翻翻看，魏忠賢的蓋棺論定的論是甚麼論？東西廠的存在和意義，得到的是甚麼評價？再說罷，德國的「蓋世太保」，意大利的「法西斯」，日本的「特務機關」，這些不都是更近代化的嗎？其鎮壓人民的方法與嚴密不比國民黨特務更有力量，更有組織嗎？但也挽救不了這些軸心國家在民主與正義面前的失敗。歷史是最無情的。一個國家的存在，一個政黨的存在，不靠符合於人民願望的政策，而靠特務吃飯，是不行的。一個人不對於國家社會，盡其人民的責任與義務，而僅效忠於一人一姓，靠吃特務飯過活，也是不行的。

本編僅是國民黨特務罪行的幾千萬分之零幾的記載，豹窺一斑，也可測全豹了。這不是偵探小說，更不是黑幕大觀的甚麼，毫無噱頭與好玩之處，僅僅想說明一件事實，國民黨特務是反對人民，殘害人民，屠殺人民的，是擁護一個領袖的，（甚麼一個黨，一個主義，都是陪襯的，）是保持法西斯獨裁的。特別是毒害青年的，試想把無數的有為青年都利誘威逼在這樣一個龐大的特務系統中，去進行喪心病狂的反人民的活動，這對於中國民族是怎樣一種損失！

特務之何以應該取消，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假如中國還要成爲一個民主國家的話。

民國三十五年四月十九日達摩序。

特務批判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裡去？——

一、四大諾言與保證……（一）

——政治協商會議莊嚴宣告——

二、一連串新的事實……（二）

——法西斯特務活動變本加厲——

三、「特務」是什麼……（五）

——「歐德」亡國的史實——

四、法西斯全體性特務……（九）

——德、日法西斯特務——

五、中國法西斯特務……（一六）

——從反共到國特敵偽之合流——

六、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裡去？……………(二六)

——徹底消滅反動法西斯特務——

七、「日本紳士」——特務間諜(附錄)……………(三八)

——「日本紳士」在美國——「日本紳士」在荷屬東印度——「日本紳士」在新加坡和香港

——「日本紳士」在中國——「日本和德國」

關於戴笠之死

一、戴笠之死 訊……………(四四)

——新華社訊——中央社訊——華東社消息

二、戴笠之死與軍統(陳公恕)……………(四六)

——軍統的發展過程——戴死後與軍統之影響——軍統的今後

三、輿論……………(五二)

——周報——民主——政先生——新華日報

敵偽國特聞見記

- 一、從周遊佛海說起……………(五八)
- 二、「政策」如何？……………(五九)
- 三、鋤奸暗殺停止了……………(六一)
- 四、中國希姆萊的「新路線」……………(六二)
- 五、抗戰初期的藍衣社……………(六三)
- 六、自汪逆「還都」到「清鄉」……………(六四)
- 七、願祝同與戴笠之間……………(六五)
- 八、「同歸祖國的懷抱」……………(六六)
- 九、76號——偽特工總部……………(六八)
- 一〇、愛錢，怕死，反——反間計……………(七〇)
- 一一、影佐走，柴山來……………(七二)
- 一二、敗血菌——李士群吃「餅」……………(七五)
- 一三、陳逆公博的時代……………(七七)
- 一四、日寇憲兵的「統一集中」……………(七八)
- 一五、鬼參謀辻大佐……………(七九)

- 一六、上海復員委員會……………(八一)
- 一七、中美特務合作……………(八二)
- 一八、偽國際問題研究所……………(八四)
- 一九、『剿共護黨突擊指揮部』……………(八五)
- 二〇、忠救軍(上)……………(八六)
- 二一、忠救軍(下)……………(八八)
- 二二、『情報活動』……………(九一)
- 二三、聯絡龍雲的事……………(九二)
- 二四、敵後(策反)工作委員會……………(九三)
- 二五、『祇有他們作得到的』……………(九四)
- 二六、又談顧祝同(失)
- 二七、蔣伯誠的任務(失)

特務批判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裡去？——

一 四大諾言與保證

三十五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開幕，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在開幕詞中，莊嚴的宣佈了政府決定實施的事項：

- 一、保障人民之自由。
- 二、承認政黨合法地位。
- 三、實行普選。
- 四、釋放政治犯。

這就是所謂「四項諾言」，由於這四大諾言，提示了今後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開端。

在一月三十一日政協會的閉會詞中，蔣先生以國民政府主席的地位，和他是中國國民黨黨員（總裁）的資格，表示說：「現在我們政治協商會議，商訂了和平建國綱領，這一個綱領，是以保障民主

自由為職志，以建立和平統一的法治國家為目的。」他特別着重「和平建國綱領」所規定的「人民權利」：「確保人民享有身體，思想，宗教，信仰，言論，出版，集會結社，居住，遷徙，通訊之自由。」說明政府對於所有現行若干戰時法令，於此原則有抵觸的，當然要修正廢止。他說：「今後自由的保障、全國無論任何地方，當然祇有合於本綱領的一種法令，不應再有歧異和特殊的辦法。今後各個政黨的活動，以至對於政治的競爭，儘可依照國家統一法令應有的合法權利和手續，公開組織，公開進行，決不應再有使用武裝暴動，或者在各地秘密組織的行爲。」這是對於四大諾言的前兩項諾言，作了具體而切實的說明。

蔣氏對於政協會議的全部結果，（當然包含以上所說基本的對於「人民權利」的決定與措施在內。）一則曰：「我敢代表政府先行申明，政府必然十分尊重，一俟完成規定手續以後，即當分別照案實行。」再則曰：「我以誠摯的惻忱，特別提取大家注意，同時我個人，誓必忠守這個綱領，更必督責我們各級軍政人員，恪切遵守。」三則曰：「今後中正無論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應盡的責任，忠實的堅決的遵守本會一切的決議。」這是對於保障民主自由，給了確實而有力的保證。

不但如此。——蔣先生並且還關心到：「人民不重法治，必使種種罪惡、借民主自由之名義而行。」（見閉會詞）。可算是語重心長，令人折服。

一一一連串新的事實

但是，天下的事實，往往不能如言語與理想那樣的簡單。就在政協會議還在協商的時期中，還沒

有完滿閉會的時候，以至到記者執筆的（三月下旬）時候止，我們可以看到如下的一連串的報導：

一月十九日，重慶：搗毀政治協商會陪都各界協進會會場滄白堂。

一月二十六日，重慶：搜索民主同盟代表，黃炎培住宅。

盤問張申府家。

中共代表團亦有類似事件發生。

搜索新華日報工作人員。

一月二十七日，重慶：政治協商會陪都各界協進會滄白堂會場又被搗亂；郭沫若等遭擲石包圍，

一月三十日，撫順：暗殺張華夫。

又，蕪陽：殺地方民主幹部八人。

二月十日，重慶：各界慶祝政治協商會成功大會，遭受搗亂。受傷者有郭沫若，李公樸，施復亮等六十餘人，失蹤者多人，勞工遭憲兵逮捕者多人。

二月十二日，重慶：周恩來接恐嚇信一封，內附子彈一顆。

二月十四日，重慶：軍政部第二紡織廠指揮特務隊，開槍射傷工人七人。

二月十七日，中原軍區：在軍區政治部暗放毒藥，受毒者五百餘人。

二月二十日，北平：包圍軍事調處執行部辦公處所協和醫院，並搗亂辦公室。

二月廿二日，重慶：搗毀新華日報營業部，打傷職員四人，（內三人重傷）。

又，搗毀民主同盟機關報民主報營業部，職員五人受傷。

二月廿四日，成都：強迫燕大學生反共反蘇遊行，並將該校校門搗毀。

二月廿六日，北平：特務在北平東安市場沒收解放報，並以手槍威脅報販不得售賣。
 二月廿八日，四川合川：合川中學為拒絕參加反共反蘇遊行，將該校全部搗毀，學生十餘人被毆傷，二人重傷。

三月一日，西安：搗亂八路軍西安辦事處。

搗亂秦風、工商日報營業部。

三月二日，重慶：復旦特務學生，毆打洪深教授，並於該日下午舉行「學生大會」「公審」洪深教授及學生莊明三。

同日，東北：遼東通化特務暴動，陰謀組織中日「聯合政府」。

三月三日，重慶：特務搗亂江蘇旅渝同鄉會劇場，企圖阻止「陞官圖」演出。

三月四日，四川南充：以手槍脅迫各校參加反共反蘇遊行。

三月五日，重慶：開槍射傷中國毛織廠罷工工人卅餘人，重傷者十餘人；並捕去工人十餘名。

三月九日，哈爾濱：暗殺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軍長李兆麟。

這是什麼現象呢？政治協商會議的紀錄，墨迹未乾，國民政府主席的說話，言猶在耳；一切不應再有的現象，不但翻陳出新，變本加厲而來，而且「種種罪惡，借民主自由之名義而行。」蔣先生真是不幸而言中了。

對於這一連串的事實，高樹勳將軍（對新華社記者）說：「最近所發生種種反動事件，乃是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政治協商會成功後，阻撓和平民主實現的陰謀」。高將軍以國民黨黨員的身份，「不忍國民黨被這些特務份子破壞，要提出整決抗議」。這是一個冷靜而公正的揭露。

由於這一個的揭露，由於那些橫行霸道，無法無天罪惡的事實告訴我們，民主自由的新中國，雖已發現了，但是反動派國民黨內法西斯的特務，還在出其全力，無所不用其極的在陰謀破壞，時至今日，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特務機關與特務工作的存在，正是政治民主化的一個阻礙。祇要這些國民黨的反動法西斯特務有一天存在，中國的人民，便還得多受苦一天。確保人民權利，還是不能實現。中國的法治，還是不能確立。中國的社會秩序，還是不能安甯，民主自由和平幸福的生活，還是可望而不可及，還是不能得到。祇要這些國民黨內反動法西斯特務，還存在一天，就是民主自由的新中國，和人民的正義還要受着污濁；國家的體面，還受着可恥的羞辱。所以，時至今日，也正是澈底清算特務的時候了。反動法西斯特務自身，也正臨到了被人民澈底清算，並且要接受人民最後審判的時候了。

三 『特務』是什麼？

但是特務在那裡？誰是特務？特務是怎樣產生的？究竟什麼東西叫做『特務』呢？這決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可以回答得了。

首先，我們從『特務』這個名詞來看，很明顯的，他的定義就在這個『特』字。因為『特別』，所以他的第一個含義，就是與『正常』相對立的。——正常的國家，有一定的法律，正常的社會，有一定的生活秩序，正常的人民，有一定的行為道德。因為正常的國家，以人民為主人，一切為人民，一切屬於人民。執政者為人民服役，執政者自身從人民中來的，官與民都服從同一樣的法律，都遵

守共同一樣軌範，大家都走着共同一樣的道路，過着共同一樣的自由平等的生活，大家都享受一樣的權利，無人有一「特」的必要，誰也「特」不起來。祇有「非常」，才是「特別」，所以在職業界三百六十行以外的一行——特務，就以似官非官，似民非民，既君子而又小人，既小人而又君子的姿態出場來了。

說到特務的出生，倒是由來久矣。自從人類政治生活，有治人與治於人者，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對立鬥爭以來，在治人者方面的寄生群中，就出現了吃特務飯的一種「職業」了。這種職業的性質，有的充當耳報神，有的充當顧客或劍子手，或者是衆而充之。在中外古今的專制政治中，特務的橫行霸道，可說是無國無之。

在中國，「漢有「詔獄」和「大誰何」，在唐有「麗景門」和「不良人」，在宋有「詔獄」和「一軍巡院」，在明有「錦衣衛」和「東西廠」，在（「民國」）袁世凱時代則「偵緝隊」。這是些幹甚麼勾當的呢？請看：「在古式的政體之下，皇帝只是代表他的家族以及外環的一特殊集團的利益，比較被統治的人民，他的地位，不但孤立，而且永遠是在危險的邊緣，尊嚴的神聖的寶座之下，醞釀着待爆發的火山。爲了家族的權威和利益的持續，他們不得不想盡鑽壓的法子，公開的法律，刑章，公開的軍校法庭不够用，也不便用，他們還要造成恐怖空氣的特種組織，特種監獄，和特種偵探，來監視每一個可疑的人，可疑的官吏，他們用秘密的方法偵伺，搜查，逮捕，審訊，處刑。在軍隊中，在學校中，在政府機關中，在民間，在茶樓酒館，在集會場所，甚至在交通孔道，大街小巷，處處都有這類人在活動，執行這些任務的特種組織，歷代都有」。（吳晗：「明代錦衣衛和東西廠」。）——這是說得很明白的，「廢衛」不必經過外廷法司的法律手續，可以直接「取詔行事」。「詔」

是甚麼？譯為現代語，就是「面諭」和「手令」。他們的「行事」，有的時候，甚至連詔都是多餘的；因為他們被賦予一種特別的權力，還可以「相機權宜處置」，還可以「先斬後報」。我們看明代正德皇帝時代的劉謹，萬曆皇帝時代的魏忠賢，清代雍正帝時代的血滴子，乃至「包公案」，「施公案」中的人物，有的是太監，有的是所謂劍仙之類，他們的「行事」，無不神乎其神。還有在外國，帝俄沙皇時代的尼古拉密探，法國路易十六「朕即國家」時代的警察，羅馬黑暗時代的巡察等，無不留下了鎮壓人民的血腥的紀錄。我們把特務的老祖宗請了出來，檢查一下他們行跡，我們便可以給特務的定義，下一個注解：特務者，特殊的任務也，特別的活動也。它是超越了一切法律，道德，倫理，人情常態的範圍之外的行為活動，而達成其一定的目的。這種特務行動的結果，是犯罪的，違法的，反道德的，非人情的結果。但是它可以不顧社會道德力量的拘束，它更可以逃避國家法律的裁判。即是說：「殺人者死」，這是國法；但是特務殺人，不但不死，而且有功有獎。——它功於誰呢？誰給它獎呢？這裡我們又可以給特務的作用，下第二個注解：特務者，官官政治也，流氓政治也，間諜政治也，打手政治也。——它是獨裁專制的統治者，帝王，權貴，地主，資產階級，爲了維持并鞏固其統治地位和權力，爲了維持并強化其對於廣大人民的奴役與剝削，爲了天子爲貴，民賤之的封建壓迫和吮血以生的舊制度，它是殘民以逞的魔手。它要玩法，它自身就是法律，它高興的時候要玩一下「天子」，也未嘗不可，因爲特務們關係和帝王最密切，權威也最重。如「明史，刑法志」所說：「邇者皇親貴倖有所奏陳，陛下據其一面之詞，即行差官齊駕帖拿人於數百里之外，驚駭黎庶之心，甚非新政美事。」所以，有的時候，當朝的領袖，被特務攪得烏烟瘴氣的時候，也不免頭昏腦漲的發一頓脾氣，說：「看，你們這些東西，祇會造假報告。」這就可以看到特務的通天的本領。——「廢

與衛成爲皇帝私人的特務和探機關，其系統是錦衣衛監察偵伺一切官民，東西廠偵察一切官民及錦衣衛，有時或加是密機閣，偵探一切官民和廠衛，如劉謹的內行廠和馮保的內廠，皇帝則直接監督一切偵探機關。如此層層得伺，層層作惡，人人自危，造成了恐怖政治。（吳晗）

明代特務（廠衛）的淫威，可以舉一例子，當天啓時，有四個平民，半夜裡偷偷在密室喝酒談心，酒酣耳熱，有一人大罵魏忠賢（特務頭子），餘三人聽了不敢出聲。罵猶未了，便有番子突入，把四人都捉去，在魏忠賢面前，把發話這人剝了皮。老百姓偶然表示對於特務的憤怒，得到這樣的結果。然則特務是否真能爲皇帝「除害」呢？明史刑法志也說得很清楚：「偵伺之風熾，巨惡大慝，案如山積，而旨從中下，縱不之問。或本無死理，而片紙付詔獄，爲禍尤烈。」又如「春明夢餘錄」的記載：「竊門孔道，假偵邊廷，往來如織，……至於散在各衙門者，藉口密探，故露蹤跡，紀言紀事，怎底可操禍福，書吏畏其播弄風波，不得不釀金陰餌之，遂相沿爲例而莫可問。」特務威權口甚，特務二字成爲兇險的象徵，破膽的霹靂，遊民奸棍，假爲恐詐。這在現代的話來說，也就是：「咱們是做情報的。」

從古到今，我們可以看到特務的面貌，便是如此。「偶語棄市，腹誣者誅」，提到特務，談虎變色，白晝鬼行，魑魅魍魎，特務就是恐怖，特務政治就是恐怖政治，所以，人們怕提到「特務」的字眼，怕與「特務」相交。幹特務的人，要上瞞父母，下瞞妻兒。兒子不願意有一個吃特務飯的父親，妻子因爲丈夫是特務而要離異。被擄棄憎惡。幹特務的人。因爲他本身是特來特去，所以他永遠沒有屬於他自己的正常的生活，他和蛇鼠一樣的東鑽西竄，不敢見人，人們討厭見他。所以，特務如十殿閻羅，如恐怖的幽靈。——這爲甚麼？因爲自古以來，特務是在人民血中生長的，人們受到特務的茶

毒，無意不記着特務的仇恨。特務，它是永遠和人民的對立的，永遠是和人民敵對的。所以，特務，是一個罪惡的名稱。

四 法西斯全體性特務

有了暴君的存在，必然就出現倖臣閹黨。爲了保持暴君及其倖臣閹黨的權利地位，必然就有廠衛特務。暴君被擁戴在倖臣閹黨之上，倖臣閹黨又連結着廠衛特務，其實他們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東西。倖臣閹黨和廠衛特務，是暴君專制這一根杆上的兩個枝，是暴君專制一個母胎的兩生子，他是命相註定的，在古代是這樣；在近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這種實質上一樣的暴君專制，在若干的國家內，仍然存在，不過名稱與形式改變了，這就是法西斯主義的出場。

所謂法西斯主義，就是現代的暴君專制主義；皇帝的稱呼，改作爲「元首」與「領袖」，專制變作「全權」或「全能」；（有時也稱「全體主義」。）他們集合（「組織」）起一個秘密結社的「團體」，奉他們的「領袖」爲「神聖」，對內把人民全體奴役化，對外，對別的民族，則肆行強盜的侵略，要把別的民族和民族奴役化。他們叫喊着「民族至上」昂揚亞利安人種第一；大和民族天國太陽子孫「唯我獨尊」的意識；而實行殘殺猶太；到阿比西尼亞的黑人國去「宣揚文化」；到中國來「建立大東亞新秩序」；到雲南、貴州去剿辦苗族的「叛亂」。到新疆去「征服」哈薩克。他們叫喊着「國家至上」，「領袖第一」，「一切歸於領袖，一切爲了領袖，一切服從領袖。」他們拚命的叫喊着「以領袖的意志爲意志」。「爲領袖而生，爲領袖而死。」於是生於其心，害於其政，這種法西斯

的思想，就是反人民，反民主的思想。這種法西斯思想表現在行動上，第一就是反常識、反科學；因爲常識與科學，要絕對尊重事實，法西斯則一切以滿足個人與小集團卑劣的政治利益爲前提，否認一切客觀的事實，顛倒黑白，指鹿爲馬。……我們說，你偷了別人的東西，他問你，我不過是「拿」了別人的東西。我們主張保障民權自由，他們則叫着「快幹、硬幹、實幹」，實行殺人的「自由」。第二是極端的主觀與獨斷，極端的偏激與排外。法西斯要求一切的人民「順我者生，逆我者死」；順我者非則是之，逆我者亦非之。以狡賴和譭謔、偽造、造謠坐事爲其慣技，以陰險、詭害、暗殺爲其看家本領。……「人權宣言」中確認「人類生來永久享有自由平等的權利，這是天賦人權，所有一切的人，應有的人格。但是法西斯說，『因爲你沒有財產，所以你没有人格。』（『非耕終：『狗道主義學問』。）因此，所有一切窮人，都該是『罪人』。

法西斯就是特務偵探。它在「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的招牌之下，充當帝國主義國家對外侵略的尖兵。舉出個人的例子，如英國的勞倫斯少校從前之在阿剌伯的活動；如日本的土肥原大佐在中國東北的暴行；如德國的巴本大使之在土耳其的陰謀，無一不是以軍部密探的身份，做着間諜工作；他們在其所活動的地方，聚斂內奸，製造內亂，佈置事變，找尋藉口，發動戰爭。這些人，本身都有一種變態殘虐的瘋狂的心理，都有一種冒險的「慾望」，和「嗜殺」的非人性的性格。戰爭的火種，都是由這些「非常的人」點燃起來的。以這些人爲標本，從個別的份子，擴大爲少數份子的結合，於是他們「組織」了起來。形成了他們的「團體」，建立了他們的「黨」。同時他們提出「鐵血」主義的口號，提出了「人種論」，提出「國家社會主義」的綱領，來麻醉與哄騙他們的落後群衆，特別是用最恐怖的手段和最卑劣的方法，誘引和脅迫群衆，或者利用青年純潔的愛國情緒，或者利用工人農

民不滿現狀的要求，乘機轉移目標，把青年學生與工人羣衆也一時的「煽惑」了起來。一時的威震了他們的「業績」。莫梭里尼就是穿着黑衫，喊着「要求自由」的口號而進軍羅馬的。希特勒也是喊着「第三帝國的權利與尊嚴」，放火燒了國會的，日本的少壯軍人也就是扇着了「革新」的大旗，而「斷行」了「二、二六」事變的。反轉來，他們就來屠殺真正要求自由，真正要求權利的人民，將人民，（一切善良正直的公民），殘殺了，放逐了，拘禁了，懾服下去，鎮壓下去，於是砌造起他們的「領袖」極權的寶座。因為「領袖是神聖的」，「領袖是超人的」，「領袖是不可侵犯的」，所以當他們說：「領袖是不可束縛的」。這時候，就是子民們應該屈服接受奴役的時候。他們的目的，祇在要求維持並鞏固專制獨裁的政治，他們必然要崇拜「領袖」，因為沒有了「領袖」，便沒有了「他們」；而「領袖」就是「國家」。至於「他們」則是「領袖的化身」。法西斯「帝國」，就是這樣形成起來的。

法西斯派的份子，就是個別的特務偵探。就是摩登化了的「魔術」。法西斯國家，就是全體性的間諜組織的國家，就是二十世紀中有了科學裝備，而把文字語言符咒化了的專制王國。它對內要求多數絕對服從少數，少數服從個人，個人又為少數所「親率」，（操縱擺佈）。玩着個人↓少數，少數↓個人之間的「權」與「術」的捉迷藏的把戲。它對外，要求「無限制的拓展」，剽竊擄掠，不能巧取，便行豪奪，暢所欲言，而「便幹到底」。它在國際，結夥為「軸心」，要求把全世界的人類，和所有的國家，都在它的「輪軸」轉動之下，為它而存在，聽任它支配，踐踏與宰割。

關於法西斯特務的全體性，且以已經崩潰了的德國和日本為例，看看他們過去的成績，據顧爾特·李斯的「全體性間諜活動」一書（見「時代」三、四、五期介紹。）——德國政府和法西斯黨的

全體事業，就是間諜活動。爲培養新式間諜而有「心理實驗所」，即一切德國的學校，大學，科學研究院，都是全體在間諜的機構，由某將軍或將軍爲首的「地理政治學研究所」，是訓練間諜的高等學術研究機關，它的間諜機關，有如下的許多種類：

- 一、陸軍部偵察司（領導者尼古拉上校。）
- 二、國外德僑部（領導者波烈。）
- 三、蓋世太保國外支部（領導者希姆萊。）
- 四、希特拉黨對外交支部（領導者羅德。）
- 五、外交部特務司（領導者李賓特羅甫。）
- 六、宣傳部國外司（領導者郭左爾。）
- 七、國民經濟國外司（領導者沙赫特。）
- 八、帝國殖民部（領導者馮·埃甫。）

所有這些機構的活動，都由「聯絡本部」聯繫着；希特拉黨所有的首腦，都參加在內。我們知道，納粹內政部希姆萊所領導的「蓋世太保」（秘密警察），主要的任務是對付德國國內與黨內的，是世界上前無比例的恐怖殺人機關，希特拉就是靠了這個特務機關的屠殺而神氣活現的。上舉這許多系統的特務組織，它佈滿在世界各國，它的細胞子總叫它的僱傭人，就是總稱爲「第五縱隊」。希特拉也就是靠了這些特務恐怖機關的橫行剝削而「耀武揚威」的。

其次，我們再大略的說一說日本的特務。一提到日本的特務，凡是中國人，都受過它的災害；日本的特務活動的發展，差不多就是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強盜侵略的全部發展。所有日本對中國的

每一次借款交涉，每一個屈辱中國的條約的簽訂，每一回的出兵，「事變」，以至侵略戰爭的發動，無不是由於日本特務所造成的。甚至日本帝國，也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國一樣，全體性的間諜化了。我們中國，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迫害與侵略，是每一個中國人所直接身受過的；所以一部近代中國的一國恥史，也可說，即是「日本軍部法西斯（間諜特務）的發展史」。

日本的法西斯特務，在日本國內，是進行着世界上最反動恐怖的警察政治，和憲兵政治，把日本的國民，完全鋼鐵化起來，把國家的權力，完全控制在軍部法西斯的手裏，同時對外展開特務間諜的攻勢，直至大規模侵略戰爭的爆發，又進而以間諜特務來統治它的佔領地區，以最殘酷的、最恐懼的手段，來對付它的殖民地和本國的軍事佔領地區的人民。

日本在華的特務，主要的有如下的許多系統：

一、陸軍省軍務局軍務課的支那班——主管對華軍事情報。
 二、陸軍參謀本部第二課（支那課）——管轄在華駐在武官，駐在軍事研究員，派遣留學生，和一切戰時流動的軍事特派員。

以上是平時在日本國內的領事機關。戰時在中國的佔領地區內，承接在以上的領事機關之下，有：

A. 派遣軍總司令部第二課——主管謀略工作。
 B. 傀儡政權的最高軍事顧問部——主管偽組織事務。
 C. 各地特務機關（特務班），聯絡部（聯絡官）——是以上A和B的下層機構和地方工作單位。

D. 憲兵司令部，憲兵隊分隊。執行軍事恐怖。

三、海軍省和海軍軍令部的中國（支部）事務課和事務處。主管海軍的駐在武官，派遣員的一切的活動。

四、外務省的東亞局和情報部，（以後會綜合於東亞院，又分立為大東亞省。）所有各地的大使館事務所，領事館，都從一個直屬系統下進行各層各級的極廣泛而深入的謀略活動與情報活動。

五、其他各種公團如東亞同文會（霞關會館），東亞研究會（大田周明主持）等，是官民混合的機構。如滿鐵調查部，及附設於正金銀行，台灣銀行內的調查室，及各地工商會議所內的海外事務部門等，是特設的半官半民的特務機構。又如同盟通訊社，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此等的特派記者，一般的都負着有情報的任務，並也都有特設的特務份子。又如黑龍會，興亞同盟等等名目繁多，系統複雜的浪人特務團體。……這一切的特務活動，都是直接與陸海軍部，外交機關的領導機構，上下裡外，呼應配合的。

六、日本對華的特務訓練教育機關，在日本國內和在中國設立的，有：

- A. 東京拓殖大學支那語班。
- B. 東京、大阪外國語學校的中國語班。
- C. 東方文化學院。
- D. 大阪康德學院。（對東北的）。
- E. 上海同文書院大學。
- F. 天津、漢口的同文中學。

七、此外日本僱民在全中國各地遍設的醫院、藥房、報館、新聞室、出版社、理髮店、洗衣作、料理店、技藝等等，甚至販賣仁丹、大藥眼藥、若素的推銷員，都是以上所列的各種特務機構的組織，或為特務的秘密交通站，或為間諜的信箱，或為坐探，或為遊探。

上面所列日本對華特務侵略機構的系統，不過是舉出它的粗枝大幹而已；其詳細的情形，簡直不勝枚舉。總之，在中國地圖上的每一個角落，都籠罩在日本特務的一大大黑蜘蛛網之下。這種日本對華的特務侵略，經過八年的抗戰，雖然已經將它粉碎了；但是也和戰敗後德國納粹一樣；日本法西斯特務的殘餘勢力還是相當存在着的。不但存在，而且還受着某些國家內的反動派的優容，還受着我們中國某一些集團的禮遇，而還在暗暗的掙扎，企圖以改裝的面貌，挑起第三次世界大戰，而求得日本的死灰復燃。德國的特務法西斯是如此，日本的特務法西斯尤其如此。特別日本國內有過長期歷史傳統的警察恐怖，隱伏在日本現在政府的特務菌根，還未能澈底的肅清，所以有遼東通化「中日聯合政府」的暴動發生，所以，在重慶出現了反蘇反共的遊行「示威」事件的同時，在日本東京也居然出現了「留日中國人」的同樣把戲。

對於日本法西斯特務的這些新的「行動」，我們在一個美國人（Andrew Roth 見十三卷、二期「世界知識」）作的「日本的警察恐怖」一文中，可以看到很具體的說明，他說：「隨着美軍進駐日本從事佔領工作，……在「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種種漂亮的招牌底下，官方都御用的「合法」政治團體都陸續舉辦起來，這實是一個非常毒辣的手段。同時，事實是非常明顯的：日皇制度恐怕是對內用來鎮壓，對外用以侵略的最有效的工具，而現在，日本的真正統治者，則拚命想用來做擋箭牌，一則可以避免戰敗後受人譴責，二則也好幫助他們，在將來動亂的年月裡駕馭廣大的民衆。……他

們正在準備重組和扶植日本「蓋津太保」式的警察，在政治國家裡或要起作用的，阻止任何真正民主和反法西斯力量抬頭的努力中，可以成爲很重要的角色。」這就是到現在還沒有死完的日本法西斯特務。在另一篇短文中，作者對「指出許多事實，說明日本法西斯特務，過去是如何恐怖的摧殘日本人民爭民主，作自由革命運動，如何拘禁，放逐與殺害日本的革命志士，到現在正爲殘酷的法西斯特務，又如何滲入到警察隊中去，藉口要求廣大警察的力量，以便抑制玩火的國家主義者，而實際上「他們」即是玩火的國家主義者自身。把日本推向戰爭，把日本人民拖入到歐戰與痛苦和絕望中去」的，就是這批玩火主義者，這些法西斯特務。所以那篇文字的結論說：「對於戰敗的日本，消滅現有的警察制度，該最先被放在日本議事日程中，正像廢除蓋津太保，應該是德國的首要工作一樣。」喚起所有的民主國家的注意，提高最高的警惕，對於這批法西斯特務，必要除盡務盡，防止其死而復活。……否則，都將成爲「勝利的嘲笑」。

五 中國法西斯特務

特務的存在，就是人民的流血和死亡。就是人民的劫運！法西斯特務，就是戰爭的火種！就是戰俘。不幸得很，我們中國也有着這種特務。古代的不必說；寰世凱時代的偵緝隊也過去了。我們所指的，是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大革命時代中所發生、發展起來的特務。

這個中國的特務，就是中國的法西斯特務，定爲中國人民之敵，已經整整二十年了。誰都知道，在一九二五——二七年代，代表封建地主，洋奴買辦，資產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背

革命，爲了反對代表人民爭民主，求解放的進步革命勢力，於一九二七年的四月十二日，發動了全國的清黨大屠殺，這就是中國革命歷史上慘痛的「四一二」。自大革命前夜，一九二三年二月七日直系軍閥對平漢鐵路工人開始流血槍殺起，一九二七年四月奉系軍閥在北京絞殺共產黨李大釗，路有子，接濟南方的國民黨反動派，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清黨事變」；後來同年（一九二七）的十一月，爲了打擊國民黨內的反對者，以奪回國民黨中央政權爲目的，又發動了所謂「一一、二二慘案」，（這是最初一次的法西斯遊行示威運動，反對當時國民黨的西山會議派與桂系。）這就是中國國民黨內反動派法西斯特務，隨着十年革命內戰對立行進，在國民黨黨內造成極端領導，在全中國內造成一黨專制，獨裁的統治政權。法西斯特務，成了獨裁政權的領導核心。在他們叫喊着「復古討赤」，「滅共滅黨」的聲中，不知道有多少千百萬爲爭自由，爭人權，爭民主的工農大衆革命青年，文化戰士，犧牲在屠刀之下。

我們在前回已經說過，法西斯全體性的特務組織，原是以「極端的愛國主義者」自負，以「極端的民族主義」爲標榜的；所以它尋求對外的侵略戰爭，以饜足它的嗜殺嗜武的慾望。不幸中國是一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不但沒有向外進行侵略的資格，而中國本身早就是一個被侵略的國家。所以中國的法西斯特務，雖然不斷的派了大批「學生」到意大利和德國去學習希特拉，莫梭利尼的「經驗」，同時也繼續的招聘了意大利和德國的法西斯前輩到中國來進行傳授特務的本領，但是他們學來的和被教的本領，始終祇能用到一半，就是專致力於「對內求統一」。換句話說，德、日、意法西斯發展到了一定的程度，走向對外侵略的強盜戰爭；而中國的法西斯，在遭到外來侵略的時候，却是怯於對外，而勇於「安內」。所以，在中國法西斯特務組織有了進一步「發展擴大」的時候，正是「九一

八」(一九三一年「討伐」的時候。那時候正當滿洲國的民族危亡，他們都誓守著「不抵抗主義」，連「抗日」的口號都不敢喊一聲，而且也不許民衆喊。并且更相反的出以全力來壓迫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不許人民愛國。共產黨紅軍要求北上抗日，他們却調集了最大的兵力來進行最大的「圍剿」，以答覆中國共產黨代表人民抗日和平民主的要求。在那個時候，中國法西斯特務，在中國人民的流血犧牲中，好像是被培養得「大」了起來，特務的組織機構，也乘著外患的空氣，用欺騙的方法，用威脅利誘的手段，在他們的黨部、軍隊、警察、官辦的學校，和御用的文化團體，青年團體中，吸收了盲目落後的份子，加以強迫集中訓練，訓出了許多人員和幹部，聲勢頗為「雄厚」。但是，他們不是用來「外抗強權」的，他們的間諜密探，沒有防止了日本的偵探和漢奸，反而由他們的手上，出賣了國家的機密。他們的少槍守彈，不是對付侵略中國領土之內的日寇，和背叛國家民族的漢奸收買；相反的是專來對付工人，學生群衆的救國運動，逮捕拘禁救國運動的領袖，和暗殺殘害救國運動的人們。

新華日報(華中版，三月四日，三十五年)的資料室，發表的「特務恐怖自由大事摘要」，記載著「九一八」以後與「七七抗戰以後」的法西斯特務進行，有如下的「一篇清賬」：

「九一八」以後

一九三一年：十月廣州反日示威學生被殺十餘人。十二月平、滬、廣、濟學生請願抗日，被設法餘，被捕百餘。太原死傷千人。

一九三二年：四月西安學生反日驅敵(季陶)被槍殺鎮壓。六月特務在滬暗殺楊杏佛。警告宋慶

醉、魯迅、蔡元培。八月上海捕殺反日同盟會參加者。

一九三三年：六月何應欽下令派駐河北義勇救國軍。法西斯暴力團橫行京滬，組織流血團下令逮捕左翼作家。八月捕殺上海反法西斯大會參加者八十餘人。十一月逮捕吉鴻昌於天津。搗亂上海書店電影院。

一九三四年：五月北平數千青年被捕，五百人被殺。十一月暗殺上海申報主筆史量才。

一九三五年：六月於上海逮捕杜重遠，封閉新生週刊。十一月平津學生通電反對非法逮捕殘殺，（通電內稱被殺青年計卅萬）。十二月北平學生抗日示威，被槍殺死傷青年五百餘人。造成血洗街頭「九一二」慘案。「一二·一六」平民又被殺無數。

一九三六年：一月廣州學生反日遊行被殺一人，傷百餘人。二月平津被捕學生一〇九人。三月濟南包圍山東大學，逮捕學生。上海復旦大學生亦被捕七人，北平被捕卅人。九月上海紀念「一二九」被槍傷拘捕者甚多。十一月上海救國會領袖沈鈞儒等七人被捕。十二月西安學生紀念「一二九」被刺擊。

「七七」抗戰以後

一九三七年：特務大規模實行「紅旗政策」「內奸政策」破壞救亡運動。刺殺閩邊何鳴遊擊隊，組織政治土匪進攻陝甘寧邊區。

一九三九年：大批捕殺綁架共產黨員，新四軍士兵傷員及進步青年。爆發平江慘案，確山慘案，太和慘案。

一九四〇年：封閉各地生活書店達數十處。

一九四一年：排除參政會民主黨政員。逮捕馬寅初，暗殺杜重遠。

一九四三年：平津滬特務返滬，國特汪特互相統一轉化。西安國特頭子張滌非，被殺內幕。太行解放區發現特務施放毒藥，盤踞村有一家全家中毒。

該報的編者在按語中說：「這裏是一九一八到一九三九年中特務發行摘錄，材料恐尚不全，十五年來國民黨特務欠下中國人民的血債，實際尚遠超過此文字紀錄。」這是確實的話。特務的原則是「秘密」，特務的殺人是「要毀屍滅跡」。凡以上的紀錄，不過是無法掩飾隱秘，不得不被暴露的事件罷了，然而，這就是中國法西斯特務的「國家至上」與「民族至上」了。他們的「滅血主義」，原來如此。

「七·七」抗戰以後，中國的法西斯特務，又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在這個時期的他們的「工作」向着三個方面進行而來：第一個是防止「異黨」與「除奸」；第二個是「曲線救國」；第三個是「抗日錫奸」。八九年來，在長期的抗戰過程中，中國法西斯特務，在這三個方面所做的工作，所有的「豐功偉績」，不但是中國人民忘記不了，恐怕連中國民族的敵人日寇也忘記不了，至今還心存「感謝」的。他們在「防止異黨」與所謂「除奸」的行動上，是「背向日本，而向邊區」，——包圍封鎖敵後人民的解放區；壓迫大後方人民的抗日救國運動。他們的「曲線救國」，是數十萬的「國軍」，公開投敵，——與日本公開「和平反共」。他們的「抗日錫奸」，是幫助日寇和汪精衛建立的政權的特務組織，——擔任日本憲兵的密探。這三方面各別的活動，實際上仍然是上下配合，裡外呼應。一切都是明明白白的，到日本投降後的今日，全國到處，國特，政偽三位一體的合流，反動派法西斯的

「爲，公認，國，不是完完全全的誠實，嗎？」

有人說：「特務工作人員，在抗戰時期對敵爲工作上，曾經立過相當功勞，甚至有許多工作人員，因此而犧牲了他們的生命。對於這些忠勇愛國的特務工作者，我們應該致以無限的敬意。」（胡光：「論取消特務機關」，「周報」第廿一、廿二期。）不錯，就某些個別的行動看來，特務工作人員，確實做了不少「無出東漢」的活動，也確實有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蹟，但是，我們從另一方面看，抗戰發動以後，全國千百萬的青年，失了家鄉，失了學校，失了生活，愛國熱情，激發他們每一個人都要求參加抗戰，殺敵救國，於是他們紛紛投入到各種軍事訓練的機關去，在各種「新四軍」「集訓班」受訓，或者被吸收參加到某些有組織的「團體」中去。就這樣參加了戰時的特務工作。他們由於高度的愛國熱情，同時又爲一種冒險的自負心，傳奇式的個人英雄主義的情緒所眩惑，他們可能奮不顧身，英雄的去進行工作。就這樣也很留下一些間諜故事。（在戰時出現了很多志願投效間諜工作的愛國者，各國都有。而這些人倒不一定是在平時就受國家待遇的特務人員，或者職業間諜。）對於這許多純潔忠勇的參加過抗戰特工的青年，有的成功，有的成仁，我們實在要致以無限的敬意。而且這也是國家民族的光榮，值得我們感佩。但是，我們還要看另一面，偽組織的政權，也正是以那些特務機關中著名的特務份子爲「骨幹」而建立的，日寇敵偽的特務，不就是國民黨特務的原班人馬嗎？幫助日本在佔領區執行憲兵警察統治，以毒殺恐怖來打擊淪陷區人民抗戰工作的，不正是一「他們」嗎？那些熱血忠勇，參加了他們工作的純潔的愛國者，不都是由他們的領導者，他們的上層組織，出賣給日寇，而後遭遇到逮捕，死刑，甚至新的威脅而「合夥」參加爲敵僞服役嗎？我們祇要檢查一下日本投降以前，所有南北各地偽組織的漢奸名冊，以及敵僞所屬的憲兵警察密探組織名冊，上至頭

子，下至爪牙，那一個不是國民黨特務機關出身的？那一個不是在國民黨的特務機關中有直接和間接的關係？這一些漢奸法西斯特務，背叛祖國，背叛同胞，背叛他們的「團體」，背叛他們的「老闆」，（領袖），自己來破壞他們的組織，出賣他們的「同志」，這就是他們日夜所標榜的「國家至上」，「民族至上」嗎？這就是所謂「以領袖的意志為意志」的結果嗎？

所有法西斯特務，從來是沒有言行一致的。——如果是能言行一致，當然也不叫做「特務」了。——他們喊的是一套，做的是一套。他們實實在在的情況，則是一手拿槍，一手拿鈔；聽從了「老闆的意志」；你便有的是衣食榮祿，有的是手槍和鈔票。這可以依樣施之於別人。如若不「聽」呢？那麼你就祇有接受手槍的待遇了。所以，法西斯特務的「團體」，實在並不是什麼主義，思想，意志的組織，而祇是在「權」與「術」的被動的人事關係下，被欺騙，被脅從，被組織起來的一群幫兇。他們不但沒有共同的意志，即是個人的意志，也是絕對不允許存在的；在「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的氣勢之下，他們的工作與生活，祇有離心，而無向心。爲了工作以「秘密」爲原則，活動以「個人」爲單位，所以他們「團體」中人，絕對不准有「橫」的聯繫，而絕對祇有「縱」的統屬，（操縱與控制）所以，他們也必然沒有個人的自由；甲和乙在生活上比較接近些，丙便可以據此以舉發甲和乙是「私通」，是違反「紀律」。同時，甲做了一個「案子」，乙還有複查的任務；而乙在平日的言行舉止，甲又有隨時考察的資格。這樣勾成一種互相暗中監視，又互相公然督查的人事現象。人人不被信任，人人不能信任人，人人都以穿黃馬褂，以爲可以直達天庭爲「榮」，自居於「不同凡響」之境；但是人人都不免時時刻刻感到自危，感到自己的生命朝不保夕。

他們幹特務的，不被視爲「通常的人」，所以他們根本沒有通常社會的人間友愛。在他們的詞典

中，是沒有所謂「朋友」的；因為昨日相交的朋友，今天翻臉就是仇人了。而且，人生之觀，是觀於父母妻子；但是做了特務，連他的妻子，也都被當作監獄，偵查，和廷用的對象。所以在特務的私生活裏，也不知道造成了多少父不父，妻不妻的人面悲劇。這樣，使得凡是做特務工作的，都成爲一種「特別的人」。他們沒有主義，思想的信仰，他們沒有自己的意志和自由；他們祇有爭寵，爭功，爭賞之一念，爭寵以自固，爭功以自榮，爭賞以自足，他們沒有父母妻子私生活上天倫之樂的權操；又沒有朋友情誼社會道德的義務。所以，他們幹特務的人，又都成爲一種特別的「孤獨的人」。

這些特別的人，孤獨的人，從他們的生命中，察覺了最可寶貴的天賦人類的感情生活。在他們的生活中，永遠沒有爲國家，爲民族，爲自己個人前途打算的理想。永遠和光明與真理背道而馳；他們祇有執着之一念，爲卑鄙惡棍的功利主義所支配，無原則，無限制的開展一切極盡人間卑鄙醜陋的醜態，同時也就卑鄙醜陋的去追求他們所醉心的那種特務的權勢，所以，他們所作所爲的一切，無不是從故弄玄虛，自以爲是爲出發，而自身沉落於邀功勞，求寵，得賞的陶醉之中。意識上充滿了奴人如麻，揮金如土的「奸漢的才情」。生活上聲色犬馬，擄掠盜竊，狂賭爛賭，身心俱居於病態的，頹廢的昏迷中。自己欺騙自己，這以爲這便是「英雄的作爲」。他們之中，有自負爲特務人材，或特務專家，將自己自命爲「利刃」，天生就是以殺人搗亂爲務的；所以他們昨日是國民黨的好打手，今朝也是日本人的餽子手，或者兩者兼差任之。他們總以爲不能智勇百世，何如遺臭萬年？「英雄要造時勢」。所以，時至今日，漢奸與「地下工作者」，永遠分辯不清。

至於大多數下層的法西斯特務人員，他們的命運，尤其可憐。他們充當他們上級的觸鬚和爪牙，上級要「曲線救國」的時候，他們就是被獻給敵人的好餌。上級要除好的時候，他們便作尋覓獵獲的

騰大。永遠用了他們的鼻子，到處亂嗅，甚至竟敢，領到臥室裏，也不一定能夠得事而遂。這堪設他。爲上級的「命令」所逼，很奔交與，有的時候在「雷刀殺人」的連環巧計之下，死得個不明不白。他們每以善出鬼道爲自豪，結果是到處逼人鬼鬼祟祟。他們每以爲爲了「國體」，爲了「領袖」，幹得驚天動地，可以得筆重賞，結果不過是「出生入死」罷了。在抗戰時期中，有些真正的愛國者被他們上級有意無意所出賣犧牲了的人，我們就有對他們的同情。但是，他們的上級要內戰了，他們的上级要他們進行破壞人民爭自由，爭民主的運動，要他們實行「危害民國緊急治罪」，要他們「停止罷課」，於是他們被學生，爲他們一場，被社會賢達，被傷譴，爲造民意，假進行以行劫，指示或以行兇，以至投毒暗殺。其結果怎樣呢？當官的，田賦，劉野推之流的榜樣，落得個社會不齒，萬人唾罵！嗚呼哀哉。我們對這等人，原不覺得可憐與可恥。他們自己，及何曾得到高官厚祿，又何曾能够得到人前「共起出來」的光彩？……如是而已。

凡是曾經參加過國民黨反動法西斯特務的人，或者現在正幹着特務的人，總不能否認以上所說的這些事實吧。……我們不妨請問：你們沒有受過上級的威脅嗎？你們不會因爲偶然的錯誤，或其他不必要的「誤會」而被禁閉在監獄裡嗎？你們沒有受過同樣的威脅嗎？你們沒有受到人事傾軋的糾紛嗎？你們沒有在「工作」中感到無謂的空氣嗎？你們沒有看到同伴的屈死嗎？沒有遇到上級對扣你的公堂，或者點油而應得的「獎金」嗎？甚至於你自己！你不曾暗害過人嗎？你不曾做過假情報嗎？你不曾貪污，壞壞上級，欺凌下級嗎？你不曾賭過，輸得走頭無路嗎？你不曾嫖過，弄得一身性病嗎？你被人信任過嗎？你對於做過的事，完全不會後悔過嗎？你清夜捫心，沒有受過良心的責備嗎？你不會愧對你的父母妻子，又怕見故人老友嗎？你沒有懷疑過你自己嗎？你沒有苦悶過嗎？你不曾設想你

如何可以善終呢？——我們認爲，凡是天足賜來的人，特別是現在這特務的泥坑中的人，必定是有過這些遺跡，有過這些問題的苦痛，或開通的全部的。

所以，做法西斯特務的這些特別的人，孤獨的人，都是失掉了靈魂的人。他們跌落在它的，黑暗的，無畏的，陷阱的深淵之底，他們舉着雙手，拚命想抓住遺落在現實的人類社會正常生活裡的那個在遊離着靈魂，但是已經失足了，這是一個很艱難的推扎，或者，他們的智慧已經寂滅了，因為他們「特別」，所以他們之中，有些人終竟是此殘虐狂的人，神經病患者，先天生理缺憾者！變態心理者，嗜殺病患者，權力慾的夢遊者虛榮狂，狂妄自大的英雄主義者，犯罪冒險的迷戀者，發洩陰謀的嗜好者；——猶如這前拘謹的慾點，而對任何人都心存嫉視，必以陷害陰謀，作弄別人爲嬉戲而達到快意，以滿足其自尊自負的意念，等等，這一類神經，智力都有異常狀態的病人。有許多職業間諜密探，特務專家，謀略家，權術家，乃至所謂「爲王者師」的人，及自封爲王，自作自受的獨裁專制統治慾狂的人，都各有其生理或心理的病態，蓋世太保的頭子希特勒，做出了「特別勃林卡地獄」或「特別」的醫學博士戈培爾的純粹理論，都可以說明這些法西斯人物的「非常」之處。無怪有許多世界的醫學家，心理學家，與心理學家，對於在紐倫堡受審的純粹戰犯，預備解剖他們的大腦，希望發現他們的「異常的」生理與心理的根源。

其次，我們就一般的現象來看，那一種類的人，最可被騙加入，或志願以身到法西斯特務工作中去呢？有人說過，凡是被收買爲職業探問諜的人，或者祖國利益的出賣者，他們大部是不願找尋光明正大的政治出路的人，失了業的職業軍人與職業政客，刑事犯的積犯者等，都是一些被一些正常社會遺棄了的人們。再者，在那一種類的人中，是法西斯特務細菌最容易繁殖的呢？據說是憎、道、

尼（傳教師）、醫、卜、星、相、僧、僧、僧、會黨、行幫等「三教九流」之輩。另外極少部份的青年則是熟讀「福爾摩斯」、「霍桑探案」着了迷，崇拜「劍仙」，要入山「得道」的人，這都是不錯的。這一些種類的人，不但都是或多或少有生理與心理缺憾的病患者；而最重要的，是這些種類的人，都是脫離正常社會生產的寄生者群，即所謂「不務正業」之輩，他們都是法西斯特務的後備兵與前身。當然，這許多種類的人，就他們的個人說，在生理和心理上，都各有其非健康的品質，使他們產生了一種法西斯特務的生活觀。但就他們的社會成份說，他們這些種類的人，都是社會的遊蕩階層，或者是流氓無產階級，都是由沒落的封建地主階級，破產的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轉化而來的，法西斯特務的主力軍，就是他們，他們這一種類人的每個個人，都具備了充當法西斯特務的足夠條件，而反動的法西斯特務之出生，自有其社會的生態，有其客觀的必然性。沒有封建制度的流毒及其思想的存在，沒有資本主義制度，帝國主義統治的罪惡，沒有舊社會的腐蝕，是不會有這麼許多「病態的人」的，所以，法西斯特務及其所有的反動作爲，是舊社會病態發展到了潰膿現象的暴露。反動法西斯思想意識及行爲的集結，必然是走到一黨專制、極權獨裁的道路上去，必然是民主自由的大障礙，是人民的公敵，是社會進步的痛症。如果不消滅它，才真正是國家民族黑暗，倒退的危機。

六 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裏去？

現在一般口頭上所說的「特務」，在工作上與業務上的性質，是非常複雜的。——「特務」這個名稱含混籠統的包含着：政策鬥爭中政略的謀略活動、軍事戰爭中的戰略之一環的，必要的，重要的

「環的」及防諜反諜的工作；以及政治警察與軍事警察與行政警察中之偵察、緝捕、審訊、鑑定等，也一概都稱之為「特務」。換言之，普通對於「特務」的觀念，是和「機密」分不開的；凡是屬於機密事項的工作活動，事件之發生經過，及其內容結果是以「秘密」為手段，也以「秘密」為目的，而不遵循一般通常的規律性的，一般稱之為特務。孫子說：「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驗於度，取必取於人，知敵之情也。」這就是指的在政略上與戰略上的「用間」，所謂「知己知彼」的作用，即兵學中的「間學」。德國克勞塞維茲在「戰爭論」書中也說：「關於敵人的和保國的一切現行的材料，這些材料是我們的意見和行動所立的根基。」也即是軍事特務活動（軍事諜報）工作而言的。

這以上所說的，是一般概念，及其工作性格的意義。如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英國的「密室」，擔任了外交，軍事各方面的特務活動，而有助於外交方針的決定，和軍事的作戰。如這一回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的「戰略服務局」是美國軍事諜報的總樞紐；「偵察總局」，是反間防諜的總機關；「心理作戰部」是配屬在前線，並潛行深入敵後的戰時特務機關。凡這些，他們都集合了各方面學術技能優秀的人才，為戰爭的需要，從事於在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上的戰爭，而為戰爭服務。他們也有一切最新型的科學機械的設備及其應用，以完成他們在戰爭中的任務。簡略地講，這是民主國家特務的方式。他們的性格，為自己是保衛軍機，對敵人是發現對方的軍機；同時進行一切為謀略所決定，所需要的任務而工作。廣泛的說，他們祇對國家的組織與法律負責，祇為工作的效用而努力，他們祇爭取個人工作成就的榮譽。他們的工作人員，被征召而來，出於自動志願方式者多，所以都有一種自覺，自發的意志與情緒，也不是事先規定了或者預約了甚麼酬功的報賞。（談好條件。）這和法西斯國家

的特務，頗有區別。在法西斯的國家，首先是把國家全體而謀特務化，首先在國內要抹煞大多數人民的自由權利，與公平的意志，然後造成其極權統治，再發動對外的侵略。所以法西斯特務他們的心目中並不存正真正正代表大多數人民利益的那種國家的組織，他們認為「法律」是可以在他們特務的手中製造出來的。在英國希特勒怎麼火燒國會，毀棄「索馬里法」，意大利莫梭利尼怎樣在最高法西斯評議會上空發言我就是權力！日本內閣又怎樣聲言「明治憲法」，及打擊「天皇機關說」。這我經過，都說清楚法西斯特務是如何的蔑視憲法與法律，而他們的便有一套他們的自己口中的「法律」。所以，他們特務活動，祇對他們的一頭頭「與三團體」負責；他們被成爲「被迫而進行工作，他們或強強從「流血戰爭」，爲立成他們的私利而鬥，而以「強盜領袖」，「打倒敵人」。在他們的心目中，被許多怪誕不經，只是荒謬的「理論」，而說的「國家」與「種族」論的傳說所麻醉，造成了對人民，對別的國家和民族的一種無名的仇恨與忌意。他們祇有包圍爲心，以「代爲能事」。所以，我們一提到法西斯特務，就是代表一切「強惡的公謀」的意義了。所以，民主國家的特務活動，或國家保衛治安工作，不記作特務，就是因爲「特務」已經成爲法西斯專用的名稱了。

法西斯就是特務，特務就是強惡的公謀。由於各國人民反法西斯特務鬥爭的殘酷經驗，由於各國法西斯特務，以人民爲敵的可怕的史實，由於法西斯特務國家，挑起世界戰爭的慘痛教訓，現在一提到「特務」，雖三尺童子，也知道這是一個不言不祥的，有血而恐怖的名惡的稱。

關於特務，我們已經反覆的講得很多。現在請問：中國特務如何呢？——在中國正式的特務機關有兩個：一個是屬於國民黨中央黨部的：「叫中央黨部調查統計局」；另一個是屬於軍事委員會，叫「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也就是有名約「藍衣社」。日「調查」日「統計」，名稱倒也相當漂

亮，彷彿是一個科學研究機關似的，可是實際上都不是那末一回事。屬於黨的調查局，在各省有一省調查處，各以下省區調查處，縣以下有二區調查處，各重要都市，如南京、上海則另有直屬中央組織。名義上它們分別配合各級黨部工作，而實際上都沒有什麼關係。在權力方面，有名無實的黨部，是不可與「黨部機關」同日而語的。至於軍委會的「調查局」呢，則多配屬於各級軍事機關，間或有獨立的機構。在這兩個調查局機關裡面，前者的工作，偏重於政治，而後者偏重於軍事，因為隨時須要逮捕人民和解決異己份子，他們大都帶有武器彈藥（多短槍）或是「行動隊」的組織，這種行動隊的組成份子，多屬下級社會的流氓和亡命之徒，或者帶會的會員，因為他們真個簡單，所以容易利用。據說特務機關的任務，在於對內調查貪賄合法的官吏，對外則對付一切「反動份子」；不過據我們所知：政府之貪官污吏之被檢舉，被逮捕的很少，而各級特務人員自身，當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以行貪污的事實，例於勝利以後，上海的一京滬、滬杭兩線調查統計室的案子，就是其中之一。至於對付「反動份子」的成績，倒是數不勝數，只要你的思想被認為「有問題」，你就隨時有失蹤的可能，一頂紅帽子往你頭上一加，囚禁、審訊、刑罰，就會落到你的頭上。除掉這兩個機關以外，「三民主義青年團」，似乎也有一部份的任務是在這一方面，尤其是對於知識青年。」（胡光：「論取消特務機關」。『周報』）。

講到中國的特務，這不過是簡約得不能再簡約一點說明罷了。我們祇看政治協商會議以後所發生的特務暴行，以及「一九一八」「七七」抗戰以來的所有的特務暴行的記錄，就可以知道隱密在這些記錄的背後的特務機關，它的組織是如何的廣大，它的人員是如何的衆多，它的「業績」，是如何的罄竹難盡。由此，他們的經費，又從國庫中消費了多少人民的血汗。在抗戰中，出賣了自己的「團體」

和「同志」的「軍統」的「上海區長」陳恭澍投敵以後，寫過一本「藍衣社內幕」的書公開了一些「內幕」。然而實際上，恐怕寫一百部書，也不是以道其詳。無數千萬中國人民的鮮血，染紅了浸透了他們的「檔案」！

中國現有的特務，與一般民主國家的所謂「機密部門」。根本是異趣的，中國法西斯特務，它的發生和存續，完全和意大利、德國、日本的法西斯特務之發生同一根源。是如我們前面所說，在社會革命的危機中，統治者為維持、鞏固獨裁專制，為地主、資產階級及其保護的任務，而力圖最後存扎，所出現出來的殘酷恐怖的統治方式。中國法西斯特務，它不但繼承了迫使明代亡國的廠衛特務那套一套的衣鉢，接受了魏忠賢，阮大鈞的「精神遺產」；而且，它也繼承了莫梭里尼和希特勒的冠帶，從羅馬，柏林請來了師傅，也從他們的軍和黨裡選拔派遺去了學徒，而形成古今一脈相傳，又加中外合璧的大套魔術，在抗戰時期中，他們還組成了一「忠義救國軍」，「新編別動軍」，建立了廣大的軍力，還組成了一「中美合作所」，學習新技術與新器械的應用。在日本投降以後，漢奸都是他們的地下工作者，日本的特務機關和憲兵密探專家，都被稱為他們的「技術工作者」，現在又添入了一「東洋貨」的內容。所以，我們認為現在中國的特務，是貨真價實的法西斯特務。它集中了古代的、歐洲的、日本的特務法西斯之大成。

這種「中國版」的法西斯特務，現在幹些甚麼呢？周保中將軍為李兆麟將軍被害所發的通電中說：「自日寇投降，東北光復以來，國民黨內法西斯反動份子、派遣大批特務，潛入東北各地，勾結日偽殘餘；收買土匪，搶劫居民，組織暗殺團體，殺害為東北解放自由民主和平奮鬥的進步人士，窮兇極惡，無所不為」。又說：「當我國法西斯初生之時，即招來國家民族亘古未有之外患，為虎作

後，使日寇順利佔領東北。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戰，若輩則以手槍、炸彈、綁架、毒打、逮捕、監押、屠殺愛國志士等手段，幫助日寇阻撓抗戰。及至抗戰實現，若輩又有般般填統一戰線，甚至讚揚公開投降，以動搖我國內抗戰營壘，以離間我同胞共同反侵略戰線，今則抗戰成功，若輩厚顏無恥，爭取抗戰勝利果實，取此果實發酸酵，立刻變為兄弟鬩牆之戰爭，迨至政協成功，和平有望，而若輩更從而走險，採用卑劣手段，肆意挑撥，必欲造成內戰，以至第三次世界大戰，然後方快；是欲使吾中華祖國，重復走入衰亡沒落前途，使全世界人民，重受戰爭災禍。」——我們再看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的經過，不僅證實了這通常中所指改的事實，而且由這事實的演進，更可看出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其日益惡化的傾向，正方興未艾。他們最近所策劃的反蘇，反共的特務活動，不但在組織上，早有積極的準備，而在宣傳上，也進行了有系統的煽惑。他們也自稱「民主」，而實行法西斯，他們在國民黨的黨部中，軍隊中，政府中，都有普遍而廣大的組織，而且在許多地方保存着大量的日寇武裝，他們甚至公開掛出「大東亞進青年協會」的招牌。他們把雙十協定停戰協定，政協會決議，整軍方案，這些都說作眼中釘，正在想盡陰謀，企圖推翻。他們所願的是內戰，是獨裁是專制；他們把這一類封建法西斯的罪惡東西，統統叫做「統一」。

自從民國十六年「四一二」大屠殺以後，中國法西斯特務早就公開實行了恐怖的自由，中國早已是恐怖自由的世界，現在他們又利用青年學生的純潔，與政治經驗的不足，來助長他們反動特務的聲勢，以坑害青年，並由此而逐漸引誘青年的失足，墜入特務的圈套，而不能自拔。同時，我們知道，直到現在為止，還有三萬愛國的中國人，關閉在他們特務的監獄裏面。同時，我們還知道，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已經覺悟到在全國人民反對之下，在新民主主義的高潮之前，在民主化新中國日近

來到的前途中，他們那種非法的存在，不法的活動，無法無天的暴行，假借民主，冒充自由，行將要吃不開了。特別是在小國裏論特務的罪惡，全國人民控訴特務的罪惡，一致堅決要求取消特務機關，解散特務團體，懲辦特務人員的暴行，又加以世界人士正義的指摘；他們正在或謀或取露尾的「改革」，將會在進行「合法化」的「過程」中，以期求得合法化的公開的存在，與取得良行的掩護，以便繼續其秘密險惡的防謀。

他們現在已經公開或正在進行的「改革」大致是：

——到憲兵機關與部隊中去。——將特務完全軍事警察化。不但擴大對一國部隊的督察，並可以借用憲兵公開的權力，進行特務恐怖。

——到外事局的系統中去。——外事屬軍委管，主管照外交官事務。這可以把特務伸展到外交關係中去，擴大活動範圍，也是最好的合法的掩護。

——到陸海空各種交通機關中去。——不但要控制全國交通機樞，而且正在實行以「軍統」所屬「忠救軍」「別動軍」等武裝部隊，在名義上改稱為大規模的「交通警察」，藉此掩護，保有特務武裝。又藉此職權監察人民的交通。

——到司法機關中去。——操縱司法。

——到警察中去。——掌握警權。

——到稅警、緝私機關中去。——包辦走私運毒。

——到保甲機樞中去。——實現基層編制的直接的特務統治，並在於人民實行普選時，便於箝制。

——到國營公司中去。——把持國家生產。保衛官僚資本，獨佔對外貿易，為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營

任大買辦，鞏固發展寡頭金融資本主義的利益。

到官辦文化教育機關、學校與御用文化團體中去。——進行包辦文化，統制文化，實行奴化教育。

到御用的社會團體中去。——創造特務恐怖自由。

到黃色工會中去。——展開討付勞工羣衆的特務網，壓制工人。

這就是中國法西斯特務今後要去的路，事實上現在已開始向這些方面的改組與建訓中。其結果，是特務憲兵，特務司法，特務警察，特務外事，這可以控制軍政司法一切。老百姓每個人都被特務保甲管住了；特務在一般社團活動中，每一角落裡都有他們的細胞；教育、文化、學校、報館、廣播、電影、戲劇，都有他們的一套；他們又組織黃色工會，打入到真正的工人中去；國家經濟建設，生產設備，在他們的掌握中，或被他們控制着；全國的交通，由他們來主宰。

他們迅速的將他們的「團體」和「人員」，趕速的作了這些巧妙的安排。命令是改組後的國民政府，要順從全國人民的要求，取消一切特務機關，撤廢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或者國民黨也不得不在人民的壓力之下，形式上解消中央黨部的調查統計局，但是祇要他們一旦安排妥當，他們是希望着可能把非法合法化，而可以合法的犯法，保留個「依然故我」，以待捲土重來。這就是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現在力圖起死回生，夢想要做到「一切歸屬於特務」的反動的道流。我們以為，國民黨這種反動的趨勢，如果放任它發展下去，那祇有將中國的前途，葬送到永無休止的民情隔閡、民生憔悴、民怨沸騰、民變驟起的悲慘的命運中。但是，我更以為，國民黨法西斯特務的那些詭謀巧計，畢竟不過是在暫時可能狀態下的掙扎罷了。歷史是不會倒退的，人民前進的大潮，必然將會糾正彎曲地

帶的逆流，而要把浮遊在逆流之上的渣滓沖洗滾落下去的。國民黨反動派決西斯特務，現在不過是他們自己悲慘的命運的孔罷了。

明代的廠衛特務，多麼厲害，然而它使明朝亡國。清代末期的帝王，也曾試圖行使保留專制的「憲政」，然而到底也是遜位。洪憲籌安會發動「公民請願團」，也稱「民意」然而袁世凱的大寶，祇有數天春夢。再說全體開議性法西斯特務化的國家，如希特勒國，如墨索利尼國，如自居「大東亞」的日本，如今不都是孤獨孤獨，自想墳墓了嗎？這一切都不曾因為軍官組織局密，殘殘說利的特務而仍然存在。恰恰相反，因為他們是法西斯特務，所以他們滅亡了。歷史的記憶教訓，歷史的教訓，無不是由數千百萬人民的流血犧牲換取得來的。現在是人民的世界，現在的世界，是人民的自由世界。人民要享受自由民主的權利，假如還有什麼阻礙，只有特務與人民為敵，剝奪人民的自由，妨害人民的民主，人民必努力奮鬥到底，直到粉碎了特務為止。

在中國，現在正面臨着法西斯特務反動的逆流。雖然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宣佈了四大諾言；雖然國民政府已宣佈廢止及修正有關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但是只要法西斯特務還存在一天；這四大諾言，仍然不能貫徹地實現，就要法西斯特務不斷求得合法化的掩護，一旦完成，則法令的廢止或修改，也可能依舊白紙還原。法西斯特務，到了要無法無天的時候，儘管曾經宣誓服從到底，時得震天響的「領袖的意志」，也會是成問題的。所以，為徹底實現國家民主化，我們今天迫切的要求，就是：立即解散一切特務機關，人民全體立即控訴一切特務機關與特務人員的罪行，懲處所有犯罪的特務。從一切的國家機關、軍隊、警察、司法機構、國營公司、社會團體、保甲組織中，清除所有的特務，和特務的嫌疑者，並且公開檢舉他們。澈底清算法西斯特務，不讓他們在新中國建設的新生中，

留一個細菌的殘餘，要根除民族國家的癌症，就是要徹底消滅法西斯特務。

我們不要以為現在法西斯特務氣焰益張，他們真可以長此反動下去。相反的，他們在人民的世紀中，是在人民的巨大力量之前，已經感到正義的壓迫了，他們是在沒落的邊緣上，竭力尋求起死回生的良方，所以險惡的陰謀，特別的變本加厲了。日本的法西斯軍部特務集團，打出了「革新」的旗號，掠取政權，荼毒人民，把他們的國家和民族，推進戰爭，而招致滅亡；現在中國法西斯特務集團，也照樣標榜「革新」，希圖繼續保持專制獨裁，鞏固他們個人與少數集團的權位，但是這已經是一條行不通的道路了。一九四〇年代的中國和中國人民，不是一九三〇年代的日本。中國的人民，已經在八年的抗戰中，受了對內對外的血火的洗禮，已經鍛鍊得無比的堅強了，中國的人民，已經是在自由民主正義真理的旗幟之下，團結起來了。人民的力量，一定是可以粉碎一切法西斯特務險惡的陰謀的。民主建設的成敗，關係全國人民的安全，關係中國國家的前途。政府的諾言，一定要切實的履行；人民也必然緊密的團結起來，用一切的力量，來幫助政府履行其諾言。祇有法西斯特務，是民主建設的障礙；但是，要保障人民的自由，就是要阻止極少數人反對民主自由的「自由」，為發揮人民的真正意志，就要掃除並且暴露特務們偽造的「民意」。這已是全國輿論代表人民的一致要求。人民的世紀，是一切歸屬於人民，不是一切歸屬於法西斯特務，保障民主自由的巨大力量，是在人民自己。全國人民不能被陳舊的反自由的傳統殘餘所壓服，而能夠認清自己的地位與職責，主動的爭取自由民主的實現，在萬眾一心的團結下，在有進無退的鬥爭中，人民將戰勝法西斯特務，要把瀕於潰滅的法西斯特務行幫會黨，一律提到人民的公審大會上，接受人民的裁判。

實現民主團結和平自由幸福的新中國，是全國人民不可動搖的意志，其必將來到實現，尤毫無疑。

問。現在留給中國反動法西斯特務們的路，祇有兩條：要么是洗心革面，反省悔過，坦白自新，拯救自己的靈魂，釋放自己，回到人民的懷抱裡來，要么是執迷不悟，一意孤行，一硬幹到底，受人民唾棄，永遠天長，沉淪自溺，歸於滅亡。

時至今日，中國法西斯特務往那裡去？這四條道路，是不容選擇的了：不是光榮的生，即是恥辱的死；我們也知道，許多夫是在法西斯特務泥沼中的人們，他們許多個人，是被欺騙，被誘惑，被脅從，被收買而掉下去的。所以他們常在苦悶的徘徊中，摸索於歧路，無以自解，而因循自憐。因為惡化的行爲，自瀆犯罪，不敢抬起頭來；又因腐化的生活，精神沉淪，不能自拔；而在矛盾的情況中，深深苦痛。對於這樣的人們，我們誠懇的喚醒他們，振作起來！你們如其甘於躲閃在社會的時角裡，遭受一切人們對於你們的那種「敬鬼神而遠之」的待遇，在被白眼，被憎惡，被鄙夷之下討生活，何如潔身自好，在光天化日之下，改作新人，做一個堂堂正正的良善的公民呢？你們如其甘於沉浮在紙醉金迷，聲色犬馬之中，去消耗你們的有涯之生；在諂媚取寵，工心設謀之中，去浪費你們的聰明，智慧；何如把你們的盤涅大才，輝煌能幹，用於爲人民大眾的服務呢？人民生活的改善，新社會的創造，科學文化的向上進步，可以使你們努力發揮，可以使你們爭取個人的榮譽，可以使你們被人們大眾所寵愛，可以使你們真正爲國家民族立德，立言，立功的方向，不是太多了嗎？我們希求一個光明的進步的國家社會迅速來到之心既切；則我們希求社會沒有一個害群之馬，國家沒有一個貽羞敗類之心尤切！特別是你們裡面，有許多是在抗戰中爲了真正的愛國殺敵而參加到特務中去的一些純潔可敬的青年份子，現在正是臨到你們自行檢討的時機了：你們殺敵致果，出生入死的功勞，得到了真正公平應有的報賞沒有？你們竭盡心力，不惜犧牲自己，任勞任怨的苦衷，（即使因爲機密，不能公開

於世」但是，真正得到了應有的悲憤沒有？你們受過負責幹部指使氣，陰謀作弄，辱罵無情，不辯是非的凌辱沒有？你們看見過你們的同伴經受過的殘酷無道的事情沒有？……我們敢說，你們的心，都是有一句否定的回答的。都有一腔悶怨在忍氣吞聲的。然則，你們想不想你們現在所居的「團體」的前途，和你們個人自己的前途呢？……如其你們是在想的；（你們一定不得不想這個問題的）那末，已經陷在特務泥坑中的人們請注意：

號召失足的青年改造自新，要求在全國範圍內，取消國民黨的一切特務組織。

政治上的失足者，遇到要挽救的時機，主要是依靠自己。

對於反特務的鬥爭，我們爲了挽救青年的社會災難，對於一切失足的青年，不惜壓下我們最大的憤怒，不採取報復主義，而採取寬大政策。爲了等待失足者的覺悟，不惜用坦白運動，勸說運動，委曲求全的等待他們。

我們警告那些執迷不悟的特務份子，快快覺悟轉變吧！爲了挽救失足青年，我們有菩薩的心腸，但爲了鎮壓堅決特務，我們又有鋼鐵的意志。……

以上的話，是一個中國共產黨人（康生），在「搶救失足者」的一個小冊子上所說的。這些話才是中國法西斯特務們真正起死回生的苦口良藥。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先生發佈了四大諾言以後，政治協商會議完成了中國民主建設開端的任務以後，我們看到中國國民黨反動派法西斯特務集團及其份子的「活躍行動」，使我們憤怒與痛心，對於那所謂神怪傳奇的「特務」，不得不來作一次檢查，在人民之前，來暴露「特務」的罪惡的本質及其面貌。在人民的立場上，是要堅決而徹底的消滅反動派法西斯特務的存在，根絕一切法西斯特務的險惡陰謀。而對於那些自鳴不凡的特務份子，「搶救失

足者」中，還有一付送給他們的對聯：

——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願所有中國法西斯特務份子，覺悟過來，向人民悔悔，回到人民的懷抱裡來！光明在望，民主自由的新中國萬歲！

卅五年，三月，廿五日

七 「日本紳士」——特務間諜（附錄）

關於日本反動法西斯全體性特務間諜的國際活動，美國女記者華奧萊特，哈芬著的「日本紳士」(「Confession of Japan」 by Violet Sweet Haven New York, 1944) 一書中，有着詳細的描述。(見「時代」十四期之介紹，柯柳作，鶴齡譯。) 摘錄於後，作為附錄：

他們的情報員——表面上是很清白的教師，外交官，理髮匠，漁夫和商人——深入那些成為日本帝國主義者掠奪對象的國家。

「捕魚隊」研究太平洋各國沿海的情形，有組織地破壞他們領海主權。日本人通過分佈各處的商業網，搜集自然資源，居民特徵，和未來敵人的軍事準備的情形。他們廣泛地進行偵察，軍事破壞，挑撥，私藏軍火和大規模組織「第五縱隊」。

「日本紳士」在美國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七日，日本偷襲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主要根據地珍珠港。爲着與擊破港，日本人曾作長期的精密準備。他們耗費了幾十年的工夫，在夏威夷群島設立情報機關和組織「第五艦隊」。日本人控制了夏威夷群島捕魚工業百分之九十。他們擁有漁船四百艘以上，並且這些漁船中百分之六十五能航行一千二百哩，中途無需添加燃料。

大多數的日本「船板」船是改良的水雷艇，水雷艇和輕武裝偵察艦。這些船除平常捕魚設備外，其中有很多光學儀器，高速度的現代攝影設備和無線電機械。船員中有日本海軍後備軍官。他們詳細地研究夏威夷群島沿海的形勢，自一九三七年以來，他們測量海的深度並拍攝照片。把獲得的資料，由日本領事館，從火魯奴奴送往東京。

「捕漁」船與日本軍艦和商船是經常保持着接觸的。這些「船板」常常在漁後，在駛返基地途中調換船員，搭載冒充漁夫的日本軍官駛往夏威夷群島。

有很多僑居夏威夷群島的日本人，在衣袋中除了美國護照之外還有日本護照。日本的立法允許入美國籍的日本人同時仍保留其日本國籍。當日本背信進攻珍珠港的時候，僑居夏威夷群島的十六萬日本人中，有十二萬是美國籍的。

日本人在夏威夷群島擁有不少幹部人員——一萬五千人。這些人曾經在寺院和神廟裏受軍事訓練。他們還能夠利用更多的人去進行怠工軍事破壞的工作——炸毀橋樑，汽油庫，破壞交通和自來水供應。

遠在進攻珍珠港之前，日本人努力派遣自己人，到擔任最重要軍職和文官職的美國人家庭去充當僕役。日本廚師和汽車夫常常從事間諜工作。爲了派遣間諜到美國人家裏去進行工作，日本領事館每年支出三萬元以上。

『日本紳士』在荷屬東印度

日本人進佔荷屬東印度，遠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日本的『漁夫』，『森林伐木夫』和『商人』在東印度群島各處建立據點，主要建立在具有戰略意義的港灣的附近，這些的交叉點和山道隘口。

在荷屬東印度的海上，猶如在夏威夷和阿留申群島附近的海上一樣，日本的『漁夫』熱心地從事偵察工作，在荷屬東印度的沿海，有五百艘以上的日本漁船和四千名的日本漁夫。這些漁夫對於日本海軍是很有幫助的，一九三八年，日本潛水艇曾獲得新加坡附近日本漁船的接濟。

日本領事館成了間諜工作的中心。巴達維亞日本領事館以前是爪哇東部間諜工作的組織者；副領事高木尚次郎曾專門從事破壞活動，僑居荷屬東印度的日本人（約七千名）曾在日本領事館領導下，組成了一個統一の間諜組織。

『日本紳士』在新加坡和香港

自一九三二年以來，日本漁夫測量馬來亞沿海和新加坡四周的海的深度。日本人在新加坡海峽上開設了飯店，監視來往的船隻，二家日本飯店就開設在海灣上。這二家日本飯店裡有單獨的房間，有

日本藝妓和音樂旅客。有許多英國官吏成爲他們的常客。在新加坡附近，有一家日本理髮店特別以清潔出名，英國人常常上那兒去理髮。

日本大佐高木尙次郎就是香港頭等理髮店之一的理髮匠。在日本人佔領香港之後，他便穿上制服，做起斯丹萊監獄裡的敵國僑民拘留營的指揮官來了。

日本人在佔領香港之前不久，購置了一所七層樓的大廈，在這所大廈上可以俯瞰香港的海軍基地和船塢。

『日本紳士』在中國

日本人常引用日本人口過剩和中國人口稀薄，作爲他們移殖中國的理由，但是日本『移民』首先移殖到中國人口最稠密的省份之一——山東。在一九一五年，這個戰略基地共有日本移民九百六十七名；可是到一九一九年日本移民的人數增加到二萬八千七百另四名。日本的『農場經營者』主要從京都和長崎地方移殖到山東。在那些地方人口的密度約當每一平方里一百十八人到九十八人，同時山東省的人口密度每一平方里爲五千一百十八人。日本移民佔據了山東省重要的地方，他們把中國人排擠出來。

一九二〇年，日本確立了河北省冶金工廠的控制權，壟斷了滿洲小麥和大豆的出口。

當第二次大戰爆發的時候，上海的局勢分外緊張。僑居上海的日本人及時集合浪人組織了匪幫。

日本人宣言：凡自帶手槍加入他們的匪幫每人每月可得津貼三十元。有不少流氓去參加這一組織。這樣在一九三八年，在日本人庇護之下，組織了『暗殺團』的核心，自第二次大戰開始時起，這個暗殺

圖在日軍控制之下，展開了廣泛的活動，被暗殺的人，數以千計。暗殺者坐着日軍的汽車，不許警察去搜查他們。

日本人企圖控制上海，特別想控制貨幣。爲着造成這一目的，他們在取了強迫手段。他們企圖用日本軍票來代替重慶政府的法幣。

日本人又利用那古丁，鴉片，海洛英和嗎啡等來麻醉中國人，使他們日趨墮落。

『日本與德國』

日本與德國積極合作是開始於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執政的時候。根據反共協定，得委派德國官吏在日本外交部擔任要職。德國派遣了二百六十名德國技術專家到日本飛機製造廠去擔任指導。克虜伯的技術在吳軍港出現。德國工程師在東京灣的橫濱費日本海軍根據地，在日本姬津化學工廠，日本國營兵工廠和幾個冶金工廠裡擔任工作。

一九四〇年二十名德國飛行員加入日本空軍，訓練日本俯視投彈法，夜間飛行和其他空中『閃電戰』法。一九四一年七月，已經有幾千名德國飛機駕駛員與日本空軍合作。

希特勒派遣訓練有素的德國軍官往日本去服務，派德國海軍和技術專家去充實日本海軍，德國法西斯專家參加建造日本軍艦，航空母艦，海軍飛機和水雷艇等。爲着開展宣傳，希特勒黨徒在一九三八年用十萬日金收買了日本報紙『報知新聞』，他們在一九三九年獲得了『讀賣新聞』的發行監督權，又在一九四一年獲得了『國民新聞』的發行監督權。

僑居日本的外國僑民是不許有短波無線電設備的，只有德國大使館才有電力強大的短波收音機和

播音機。德國大使館又設立了一個情報實驗室，在這實驗室裡有假造日本文件的必要設備。（據「時代週刊」第十四期）

關於戴笠之死

一 戴笠死訊

之一：新華社電

合衆美聯路透社記者紛紛傳出消息，中國法西斯特務頭子戴笠，已因飛機失事斃命。合衆社稱：「中國秘密警察首腦戴笠，（三月）十七日由北平（一說青島）飛南京途中，在南京附近（一說江陰附近）墜機斃命。同機十六名乘客無一倖免。已發現十三具屍體，相信其餘三人已焚燬成灰。衛兵的屍體業已尋獲，其中兩名係戴笠的馬弁。戴笠爲中國的神秘人物，以殘酷無情著稱。對於他的生平，實際上無從獲悉，僅最近才許獲得他的照片。因爲極鉅大的蓋斯塔波（德國法西斯秘密警察——特務）的權力，而受到許多人的恐懼和憎恨，常常引起與希姆萊相對比。他在戰時與美海軍合作主辦中美合作訓練所（S.A.C.O.），在中國有廣大的間諜網，他名義上是軍委會調查統計局第二號領袖，實際上是全世界聞所未聞的最秘密組織者之一的首腦。」美聯社稱：戴笠的死，似乎完全與他活著時候一樣的神秘。他是「蔣介石的忠實支持者」，「蔣委員長聞悉他的可靠的股肱死訊，而痛哭死了。」

之二·中央社電

軍委會調查統計局局長戴笠，於二月十二日離滬，歷歷上海、蘇州、南京、北平、濟南、青島等地，處理要公。三月十七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由青島借該局人事處長魏仙舫等七人，乘航委會C-47型飛機起飛赴滬轉渝。行前因據報上海氣候惡劣，該機於是日下午一時零六分到達南京上空，電告南京航委會電台，謂氣候惡劣。此後即再無消息，下落不明。二十日下午由美空軍在南京板橋鎮附近二十華里之山上，發現該機殘骸，機身已全部焚燬，僅餘機尾遺屍十三具，均難辨認，但尋獲魏仙舫圖章一枚，及其隨員所佩手槍四支，及戴日常所用之物等，嗣後經該局多級人員辨認，根據齒牙特徵，及所佩手槍，將戴及其隨員七人遺體，辨認明確。

按戴字雨農，浙江江山人。五十歲，中央軍校六期畢業，主持軍統工作，迄已十五週年。曾兼任財政部緝私署署長，戰時貨運局局長等職，現並兼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戴所主持之軍統局工作，創於九一八事變後，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

之三·華東社消息

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長戴笠乘機失事後，所遺職務，由鄭介民繼任，並另設副局長兩人，由毛鳳，唐縱分任。鄭氏現忙於調處執行部工作，故在鄭氏未接事前，暫由毛氏代理局長。按鄭氏原任軍統局參謀長，毛氏則係軍統局秘書長，唐亦歷任軍委會要職。（三月三十日市民日報）

二 戴笠之死與軍統

軍統的發展過程

中國法西斯政權是建築在以戴笠系為首的特務統治的基礎上。戴笠特務系，十餘年來為中國法西斯黨最大的清道作用和支撐作用，對比於人民革命鬥爭的長期與頑強，沒有特務執行對千萬優秀人民的不斷屠殺政策，則十餘年來直到今天仍極強大的中國法西斯統治勢力是不可能的。

從九一八事變後（民國二十一年四月一日），成立的特務處（軍統局的前身）到今天組織廣大的軍統；從一個下級侍衛隨從的戴笠到成為今天中國的希姆萊，這就是戴笠及其特務事業所走的發展的道路。由於他始終忠實於法西斯四子的結果，由於他操縱革命屠殺人民所迅速積聚的政治本錢和反動經驗，由於他是獨裁統治最合適的工具，戴笠及其特務事業才這樣順利發達起來。

外國特務組織除了鎮壓內部革命後，也還有它國外活動的一面，但戴笠特務原則自始至終放在對內的屠殺上。九一八事變後國民黨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而集中火力打內戰，在政治上則加緊以德意法西斯為藍本實行專制獨裁，鎮壓革命及抗日救國運動，戴笠系特務即在這種統治基礎上應運而生。它的出現雖然是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日本帝國主義者開始侵略中國，外患空前嚴重的時候，但它的任務是安內而不攘外。

正因為特務與中國人民的不兩立，每當一次反動意張的時候，也就是特務得到活躍擴大和加速向

各方面和其變化的時候。相反地當法西斯統治顯露其真面目時，特務的活動也就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和萎縮，因而發發自危。而軍事變後出現的混亂和對外的戰爭，曾使戴笠感到失意與彷徨，但到了武漢撤退，對日抗戰轉入相持階段後，國民黨統治層由於抗戰信心的失墜，和對人民力量生長的畏懼，而開始反動，戴笠特務系受到新的鼓動而加速活躍和擴大，一直到敵人發動西南攻勢，造成國民黨空前軍事潰敗的前夜，戴笠反動事業的發展，已成登峯造極。它一面表現為積極培養大批特務人員，先後在湖南臨澧、黔陽、甘肅蘭州，貴州息烽，福建建甌、華安，開辦大規模訓練班，訓練特工人員數萬人；而另一面則儘量擴大組織，把勢力打入各政治機構，進而控制一切。

由於從武漢撤退到西南軍事潰敗這時間內國民黨長期反動的結果，戴笠特務系也就順利延伸其勢力於全國軍事政治經濟交通各部門，并企圖進一步全面控制中國政治。今天的特務本質上不脫於古代之閹宦，明代閹宦政治發展到劉瑾、魏忠賢時代，曾進而控制明代任何政治機構，如勅設市監、鑄監、稅監、鹽監、珠監、軍監及東西廠內廠。而戴笠之特務勢力已走出軍統局原有範圍，沿着歷史的舊路發展，除軍統局本身外，由戴笠一手把持之機構有財政部查緝署，貨運管理處，軍委會運輸管理處，水陸統一檢查所，航空檢查所，全國稅警部隊，加上原有掌握的部分水陸警察，軍令部謀報機構，郵電檢查，全國各大城市警備稽查機構，軍委會別動軍忠義救國軍，及全國其他政治軍事保安組織中之情報部門，其勢力實際已遠超劉瑾、魏忠賢之所為，而遍佈於全國範圍之軍警、政經、交、民各部門矣。

然而也正由於戴笠系特務勢力的魔手向各方面伸張侵蝕的結果，國民黨政權加速腐爛最後不可避免地，在敵人一舉之下，獨山棄守，川滇動搖，統治弱點全部暴露無遺，因而引起大後方蓬勃的民主運

動，爲扭轉時局，中國共產黨及民主同盟，在一切民主人士的擁護下提出聯合政府主張，國民黨爲黨和民主運動的壓力，實行政府部份改組，撤換孔祥熙、何應欽，改組軍政部財政部等機構，查緝署、貨運管理處，水陸統一檢査所之裁撤，及稅警部隊改屬鹽務機關，而使敵特務系統大批人員宣告失業，尤其是賴以開拓財源，從事淪陷區走私的貨運查緝等公開機關的撤銷，給敵特務以嚴重的打擊。雖然有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但除了關取大批美式槍彈外，仍無法彌補重大損失。

經過這次打擊後，軍統即面臨了種種困難。主要由於幾個公開機關的突然撤銷，和大量模稜兩可人員的結果，而造成了一大批過剩人員無法獲得出路，和喪失生財機關而招來空前經濟貧困，鉅大生活工作經費無法得到解決，而呈現了內部的精神崩潰，工作情緒低落，和普遍展開內部地位權利的爭奪傾軋，貪污腐化日甚，因之造成組織的鬆弛無力，整個敵特務系統即從歷史僅有的頂點下跌，而開始走上沒落的道路。

隨着敵人投降，中美合作所工作的結束，加上戰後民主怒潮的掀起，壯大堅強人民勢力的抬頭等，加速了軍統內部各種矛盾發展，而益呈狼狽。

敵人投降以來，敵特爲爭取軍統系統勢力之繼續存在，曾表現爲如下行動：

第一、努力爭奪收復區各種收復機構，如各地肅奸會和部份敵產處理局等臨時機構以收容過剩人員及劫奪敵偽財產。

第二、爭取全國交通警察，警察總監等以代替軍統局使，大批武裝特務和特工人員分別向各部門轉化。

第三、大批裁員，以減低其內部困難。

第四、擴大反共反人民的特務活動，破壞全國和平，企圖製造特務存在與發展的政治根據。

然而，直至今天，戴笠各種活動雖顯著有效，上述轉化陰謀會為民主黨派先後揭發，和遭受內部之反對而遲遲未果。戰後國內外和平民主基本趨勢已經確定，而非為少數反動奸職份子所可扭轉，終仍無法逃避戰後日趨沒落的命運。

戴死後與軍統之影響

正當軍統面臨戰後國內民主運動高漲的外部壓力，和內部困難重重，危機空前嚴重的時候，戴笠突然墜機身死，這時作為十餘年來屠殺千萬人民和無數優秀革命者的劊子手的戴笠說，如此死法，難免予人以遺恨無窮之感；但從國內民主勢力勝利抬頭，而法西斯企圖破壞和平，陰謀保持專制統治而作頑強掙扎的今天，戴笠之死是正得其時的。中國法西斯長期血腥統治，經歷十餘年來反革命鬥爭的顛簸，僅得出一個戴笠，這對於中國法西斯開始在強大人民勢力的壓迫下潰敗沒落的今天。戴笠之死不僅是軍統本身的損失，而是整個法西斯陣營共同的嚴重的損失。在今天，戴笠之死，必為自其領袖以下的每一個法西斯份子內心普遍投下悲哀的暗影。在今天，戴笠之死也強烈象徵着中國法西斯的最後死亡！

險毒、奸詐、卑劣驕橫，這些是中外法西斯特務巨頭共通的性格，由於中國統治陣營內部的矛盾，由於革命與反革命鬥爭的長期與殘酷，由於中國法西斯統治道路的並不坦平，由於長期特務屠殺反動的經歷，這些也就特別發展了戴笠上述性格的特點，和他豐富的反動技巧權術運用的另一面。

特務容易給人發生恐怖的聯想，雖然不能說恐怖就等於特務，但沒有恐怖就不成其為特務。戴笠

對外經常以恐怖來進行其政治欺詐、鎮壓，和樹立外界對他和他所主持的特務組織的權威。對內他也運用恐怖來達到部下對他的馴服，和造成傾軋、對立、相互監視來利於操縱覬覦，因而內部也流行着「一種不滿與怨嘆，但這即是戴笠成功的標幟。」

在一般人心目中，戴笠就是軍統，就是特務，沒有戴笠就沒有軍統。這在某一意義上是正確的。整個組織龐大人事複雜的軍統，中間沒有政治思想的聯繫，沒有一致的信仰，紀律也常常失靈和被活用，除了特務的權利地位的吸引外，戴笠就是最有力的維繫物，戴笠的名字經常是代表着禁閉、屠殺，恐怖。十餘年來軍統的存在和發展，戴笠本身就是重要的決定因素。因此他今天的死，給予軍統一定程度的影響是最嚴重的，在中國法西斯開始走下坡的今天，在軍統已從它黃金時代的歷史頂點下跌而日趨沒落的今天，戴笠的死是會加深其內部的精神上組織上的分化與崩潰作用的，使其一手創造的特務系統，從今更加一蹶不振。

軍統的今後

由於着重標榜領袖，權力集於一身，這些法西斯政治的一般特質，使戴笠的死這一損失，成為軍統無法因任何人的繼承而得到彌補。鄭介民此次由軍令部廳長進而任執行部委員，對外首露頭角，正好給他造成可能繼承戴笠的重要前提，但從其對內對外的威信（鄭為戴笠特務系統創始人之一，曾任軍統訓練處處長，著有警察業務，情報業務等書，但因在局外工作時間為長，故其對內威望不足。且鄭係粵人，必將與軍統之浙江系間發生矛盾。）對最高統帥之信任亦不及戴笠於萬一。這就註定了他僅是一個勉強支撐殘局的人物，軍統不可能因他的繼承而有所振作。

被殺後對於軍統曾有一些甚麼決定的影響呢？首先是使被殺軍統在內部引起極大的動盪，軍統間的矛盾對立，而利於操縱駕馭。被殺後，內部分化必定在這種平時既成的分裂基礎上激化起來，離心傾向擴大，陸續發生脫離組織和其他自由行動，控制力必日趨薄弱。

其次，由於統治階級陣營內部的矛盾，由於戴笠系統多年來勢力伸入各方面，爭權奪利到處樹敵招怨的結果，被殺後，其敵對方面將乘機進行對組織和個別人員的報復，特別是中統將在短期內爭取壓倒的優勢，而從各方面給軍統以直接間接的打擊。

正因特務在基本上是作為法西斯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而存在，我們除了正確了解和估計軍統因戴笠的死所引起的一些可能的變化和削弱外，不應作過份的誇大；相反的我們還應了解今天中國統治階級僅是被迫退守，法西斯尚有強大力量的存在，戴笠手創的軍統特務系統，在未來的長時間中還要起一定的反動作用。而戴笠這次的死，實際上也還有它因禍得福的一面。

首先，法西斯頭子於哀痛「可靠的驢股」之死之餘，轉而會移愛軍統，同時為了繼續保持這一統治工具，作為今後反人民的本錢，必然給予相當照顧和出面支持，如對軍統一些幹部的特別提拔，和在短時間內給予軍統一些重要公開機關，完成軍統特務系統向各機關順利轉入和盤據。

其次，軍統在被殺後為了對抗內（指統治陣營內部）外壓力，必將表現了某種程度的局部的團結。第三，因戴的死和鄭介民的繼起，將促成軍統實行對內調整，和進行新的工作展開的佈置，以圖恢復軍統因戴之死而招致的地位聲威的失墜。

戴死後一個短時間內的軍統，將因反動派領袖的特別看待和出面支持，而獲得某些困難的暫時和緩，和一次有限程度的迴光反照，但所得決無法填補和挽救軍統因戴的死所引起的重大削弱，更無補

於戰後法西斯特務基本的沒落趨勢。

然而正由於今天中國法西斯強大力量的存在，和堅持其一切的反人民反民主的陰謀活動，統治者將繼續掌握特務——這一已經歷史證明為屠殺人民鎮壓革命運動最有效的武器，特別是戴笠手創的軍統。因此，我們不能以戴笠個人之死，而模糊了我們應有的革命警覺。

我們以為，戴笠死了，使中國反動派法西斯特務勢力，雖然受到相當創傷的影響，但是戴笠之死，並不等於是軍統之滅亡，祇要中國反動派法西斯特務之政治基礎，依然掙扎存在的時候，則第二個，第三個戴笠的化身，是可能相繼層出的。特別是在國民黨「黨國」內的另一特務系統，即長期以來與軍統互爭雄辯的中統，不免在此戴笠死去的時期，有一番虛虛消長對比的演變，而擴大聲勢起來。同時，軍統本身的後繼主持者，為鞏固其領導地位，為承襲往日戴笠的權信，為邀得「領袖」的寵任，也必然在人事上作一些拉攏或排擠的花頭，而出其全力來「表現工作」。這可能來到的趨勢，不管是前者，（中統）或後者（軍統）更必然是瘋狂的掀起反共，反人民的活動，以全力來作特務的競賽。所以，由戴笠之死看到軍統的將來，看到國民黨反動法西斯特務的將來，我們要喚起一切爭自由爭民主的人們，加緊警惕起來，以一切人民的力量，防止法西斯特務的新陰謀，並打擊特務的蔓延與繼續存在。所有軍統、中統反動特務機關，必須在人民的壓力下使它毀滅。並且，我們更期待這些特務機關內部份子的覺悟，檢討特務的罪惡，不要與人民為敵，認清道路，向人民歸順。人民必然會對他們不替既往給以自新之路，否則像戴笠一樣，死了還要被萬人唾罵，遺臭萬年，這又何苦！

三 輿論

之一·馬敘倫先生

不過一個普通軍人的戴將軍，他的生死問題却引起了各方的注意，好像有關國家前途，這是因為他是蔣主席的一隻臂膀。

我們曉得在我們中國有一個和意大利黑衫黨齊名的藍衣社，「七七」以前，甚麼「何梅協定」却好像還關涉到藍衣社問題，戴將軍就是藍衣社的領袖。

戴將軍對於蔣主席的忠貞，恐怕孝子賢孫也不過如此；蔣主席二十五年在西安的時候，戴將軍要去探慰，所以蔣主席也另眼相看。

戴將軍在抗戰中，由軍委會調統局局長兼統忠義救國軍，因為供給氣象情報的準確，頗得美軍的信服，就成立中美合作所的組織。

我覺得「人之初，性本善。」在這個原理底下教育成了的人們，都是撐持宇宙的樑柱，歷史上的聖賢豪傑，也不過被教育成後，他自己和社會都能善用他去盡一分撐持宇宙的力量，所以宇宙綿綿不絕，而且進化不止，那些聖賢豪傑們的骨頭早已腐化了，却留着一股正氣，被人家揣摩，被人家感歎，被人家歌頌；然而雖從地質學上看起來這段歷史的時期，真是短促得很，但是這短促的歷史，也經歷了三五千年，這三五千年裡面，聖賢豪傑到底不多，和愚不肖的鬮草的比例起來，還是少數。

從我們可能曉得的來說，被教育成後的人們，的確被社會坑葬了多數，而自己掘坟墓睡下去的也確不少，最近投身逆倫的人們裡面，也有不少難得的人才，却由社會和他自己坑葬了。應該都是宇宙間正氣，却變了邪氣，那是多麼可惜！

我常常感覺到社會糟塌人有些盲目似的，至於人們自己的糟塌，便沒有話說了；但是我們站在教育者的立場，總不願意眼見被教育成的或為社會糟塌，或為他自己糟塌。

我曉得蔣將軍在杭州一中時，確是一個有朝氣的學生，後來究竟從我，進了黃埔軍校，就受知蔣主席，我雖不曾和蔣將軍接近，但是曉得他的確是一個人才，看他由辦藍衣社到調統局，擁有一上幾十萬的部下，不是普通人才勝任的，可是如蔣將軍這樣的人才，如果用他的和他自用能更適當些，我想他可以在國家社會上表現得很卓卓，過於蔣主席的一般部下。

這真是太可惜了，蔣將軍如果真是遭了不幸，他的一生到了蓋棺論定，擠不上歷史的聖賢豪傑隊伍裡去。而且從他遭難的消息傳來，把人類天性裡同情掩蓋了，反而許多還用迷信的口吻說是報應，我自然不贊成對遭難者有這樣的態度，但是總關聯着蔣將軍所給社會上的印象。我因此愈感覺到天生蔣將軍這樣的人才，只是自己誤用了，他的誤用自己，又不能不責備有造就人才使用人才權力的蔣主席，不免糟塌了蔣將軍這樣的人才。

我以為像蔣將軍這樣的人才，就不叫他帶上幾十萬人馬衝鋒陷陣，立功樹名，做個方韓召虎，或是郭子儀李光弼，或是岳飛戚繼光，只用他純粹替國家效力情報工作，也叫他對國家對自己都交代得過去，仍舊不失為歷史上聖賢豪傑隊伍裡一個，却把他的長處來供給個人使用，使蔣將軍真是遭了不幸！蓋棺論定，不過是蔣主席的一個報恩私室的出類拔萃者，我想蔣將軍或者以為士為知己者死。

到也無恨，我們站在社會立場的，尤其如我幾十年站在教育立場的，總不能不另有一種看法。

我想戴將軍如果還在人間，將來聽到我這些話，或者不至於斥為絕對無理，我更願意社會人士有才力可以表見的，須善於自用，更須審於被人用，國家正走上光明的路去，歷史上的聖賢豪傑，究竟也是一樣的人：「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我們正不可以自己菲薄。（周報第三十期：戴笠將軍的遭難。）

之二·徐深先

過去軍統局的巨大機構，難免措施上未能使人滿意，確是事實，甚且可能成為和平期間國內的一個阻力，這不但「局」外人如此想，就是「局」內人恐怕也已有些想到了。就因平時「舊貫」相仍，難於「改昨」。現在乘新局長蒞任之始，正可剷除積習，另換新猷，使這一機構成為「備而不用」，僅限於「調查統計」，給中國人民有一個喘息苟活，徐圖復蘇的機會，對於中國前途、影響絕不會過小的。所以在鄭介民將軍蒞任伊始，人民不得不高聲請求鄭將軍仍本「努力進行制止內戰」的精神，期求一切問題用政治解決的熱誠去辦局務，使對「黨國」的「忠愛」變為對「民國」的「忠愛」。那麼，我們相信，全中國人民，對鄭將軍的「忠愛」，一定不會減少的。

向人民所希望的做去，絕對成功，謹向鄭將軍進一言。（民主第二十四期：戴笠將軍的死。）

之三·政先生

我們一貫主張民主的人，對於特務組織雖深惡痛絕，但對於每一個特務人員本身，尤其對於戴笠

將軍本人，並無恩怨，反而對其不幸殞命，深致惋惜，更對其生未能參加民主鬥爭，又天未假以年，無從看到今後的和平建國事業，實為彼個人之無上遺憾。我們熱忱的希望國民黨當局立即取消這個錯誤政策，依靠廣大的人民，不要依靠在少數特務身上；尤其希望這些失足的特務們，藉這一機會，回頭想一下，迅速跳出火坑，革心洗面，與人民站在一道，救人救己。試想戴笠將軍的生前努力，不是侍候個人，而是服務全體人民的，那末戴笠將軍死後哀榮，該是怎樣大的呵！（新文化一卷十二期：悼戴笠將軍）

之四·新華日報短評

據英美通訊社消息，中國第一號大特務頭子——戴笠於十七日因所乘飛機出毛病跌死了，這真是大快人心好消息。是中國人民一個喜訊。

戴笠以幹無恥的特務起家，憑藉他與當局的封建關係，而又迎合當局法西斯專制和個人獨裁野心，把世界上最殘暴與黑暗的特務制度應用到中國來，用陰謀、欺騙、收買、酷刑、監禁、暗殺、毒害等非法方法鎮壓中國人民與民主黨派，同樣也以此鎮壓國民黨內非法西斯份子，尤其是對始終為中國人民與中華民族之解放而奮鬥的中國共產黨，則為其最主要之目標。他因此在中國法西斯派中是逐漸取得超過CC特務系統的重要地位，成為無法無天的兇殘無比的魔王。他的勢力控制着國民黨的軍隊警察、憲兵、交通幾個重要部門，而且向外交、金融、言論等方面伸張。例如江浙一帶的忠義救國軍，與美國海軍合辦的中美合作所，以及遍佈全國的集中營等，都是戴笠的「傑作」。國民黨所用特務經費，佔國民黨的政府支出中第二位，即僅次於軍事費；戴笠特務系統的經費，又是國民黨特務費

中之最大部份；這筆龐大費用，他從來不必報銷，而且中國人民對這筆特務費的負擔愈來愈沉重。中國法西斯當局不惜一切犧牲幾十萬的特務作為維持法西斯統治的工具，特別是戴笠系統下幾十萬武裝特務，受到特別的支持，因此「戴笠」成為光明中國的一個相當大的威脅，同時也就是黑暗中國的一個重要象徵。

這樣罪惡滔天的特務，中國人民早就盼望能使之得到應有的懲處。中國人民已千百次的提出，要求國民黨當局取消特務，以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在雙十協定中，在政治協商會議的決議中，經過共產黨與其他民主黨派代表人民的要求，一再力爭之後，取消特務已列為明文，而中國法西斯當局雖迫於國內外大勢，不得不表面接受人民之主張，而暗中却仍然全國保留此特務勢力，以為繼續鎮壓人民之工具。戴笠系統特務正向警察方面轉化，全國以「警察」外衣，掩護特務實質，尤其交通警察方面，在交通部下成立交通警察總監，預備安置大批特務，戴笠自為之長，這對於今後全國和平交通事業，又是一大威脅。好在這個轉化在進行的時候，這個惡貫滿盈的特務頭子就跌死了，這就使得中國法西斯派失去一個得力幹部，就會遲緩與紊亂法西斯派新陰謀的進行。

戴笠死了，全中國人民都在歡笑，只有法西斯當局才會感到悲哀。

但是，我們不能因為戴笠死了，就以為特務從此沒有了。反對特務的工作，還是今後中國人民一個大任務。只有把獨裁專制真正取消了，政協會決議實現了，民主的聯合政府成立了，才能給特務以致命的打擊，我們現在還須作艱苦的鬥爭。（卅五年三月廿七日新華日報「華中版」短評：死得好！）

敵偽國特聞見記

軍統（戴笠組織），在抗戰期間，以及在日寇投降前後，以上海、南京為中心的特務活動的動態，以及他們與日寇漢奸特務的牽連，究竟如何？是很多人希望知道的。這裏祇根據一些的不完全的報告，記下一些零碎的斷片。

一、從周逆佛海說起

周逆佛海在其整個漢奸活動時期中的意識與行為，始終表現了一個滑稽的角色。他在日本人的面前，拚命的與汪系爭寵，競奪賣國的領導權。他對於所有參加南京偽組織的大小漢奸們，則裝出一種「不甘當亡國奴到底」的姿勢，隨時暗示他與中央有「聯繫」。事實上他與汪逆精衛，陳逆公博之間的暗鬥，是很劇烈的，日本人也經常有計劃的造成他們之間的對立。他在每逆磨擦發生的時候，便一面對日本人表示：「全面和平」祇有他才有辦法；一面就指示他的幹部說：這就是「曲線救國」。其實汪陳周諸逆的磨擦，也即是直接反映他們各自背後領導人（日本人）之間的磨擦。

周與國民黨中央究竟有沒有聯繫呢？這是很有趣的事。

周通過留在上海的吳開先與陳寶驊（陳立夫之弟），以及通過顧祝同，的確與重慶勾勾搭搭。而

且這些「聯繫」，都在日本陸軍的同意與資助之下進行。周把這些聯繫的實際活動，經常向敵影佐內將，（後升中將），岡田大佐（後升少將），川本大佐（後升少將）等最為接近的三軍將官，指示進行。他們聯繫工作的原則是：第一、對淪方的上層，進行「全面和平」（謀略工作、偵探工作、誘降工作）；第二、對淪方中下層，進行收買、拉攏、個別打擊；第三、對於在淪陷區以內的一切淪方活動，和他們（周逆與敵）沒有直接聯繫的，則任由特工、憲兵處理，予以打擊消滅。所以，凡是屬於CC系統在淪陷區以內的活動，不但沒有遭到敵偽的破壞，而且都是在敵偽的掩護之下，與敵偽「殊途同歸」。（這裏包括第三戰區顧祝同的系統在內。）

至於在藍衣社方面則比較不同。藍衣社直接派遣許多單線活動人員，大多數執行暗殺爆破工作。周佛海和其他許多偽組織的漢奸們對於這些份子，都懷着若干恐怖畏怯的心理。因為藍衣社的人員，大多都是急功好利的亡命之徒，都以直接行動為邀功取賞的手段，所以周逆在初期和他們接近的關係比較的疏遠些。自民國廿八年秋，李逆士群，丁逆默而開始了上海極斯斐爾路七十六號（這一所大花園洋房，是軍閥陳調元的私產。）的殺人機關，藍衣社方面的王天木、賀行健、林之江、陳明楚、唐惠民等與丁李「合作」，曾經有一個互相惡殺的時期。藍衣社的特工，與敵偽憲兵的特工，始終保持着相當的距離，這也是\的政策的结果。

二、『政策』如何？

當時所謂國民黨中央的政策，分着幾個方面：第一、他運用政學系、安福系的關係，對華北的敵

偽，安置許多的暗線，公開與敵偽勾搭，做着許多半推半就的「協力」事項。如在北平的何其芳，在上海的李思浩，還有流動於華北、華中及重慶的袁良等。民國三十年初特派到百川秘密到上海，後又自上海秘密到日本，在日本住了些時候。這些人與日本方面「周旋」，謂之為「備而不用」的作用。安置着這許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作為橋樑，以備與日寇隨時留有餘地；第二、他指使陳果夫、陳立夫CC的系統，與周逆佛海等姿裏合一，配合何應欽、顧祝同等的「軍事佈置」，與華中之日寇，大家心照不宣的放風箏；第三、他指揮藍衣社的戴笠的黨徒，對於以上兩方面的佈置，設置一個巡察的活動，隨時以暗殺的威脅，達到他「順我則存，逆我則亡」的目的，起一些防範的作用；並順便做些軍事謀略與情報的工作，發展一些忠救軍的濫隊伍，以應付美國人，敷衍「抗戰」的門面。

這樣，不得不使周逆佛海隨時保持着戒心，也因為這樣，使周逆佛海說通了日本人，來一個對症下藥的政策。就是對於淪陷區內的戴笠系統，一律任由特工憲兵緝查檢舉，並裝着搗毀無敵的面目。實際則於破獲了藍衣社的案件之後，等待案情究明，等待被捕人犯的作用已經消失之後，一遇藍衣社方面有進行營救的表示時，則又由周佛海、羅君強等逆，設法「保釋」出來，給他們（被捕後的藍衣社人員，）金錢與地位，等他們出獄的時候，他們就已經不是藍衣社的份子，而是敵偽的最有作為的鷹犬了。如萬里浪、程恭澍之輩，就是這類。

雖然如此，但是周佛海與戴笠之間，却因此發生了精神的共鳴。在戴笠看來，周佛海對待他（戴）是「很客氣的」。他決心要把周佛海的關係，從陳立夫那邊爭取過來。於是佈置戴教植（名保，黃埔生，藍衣社份子，曾任桂系師長，兼廣西派駐上海的情報員與非正式代表，以廣西的面目，與日本松機關和知一派聯絡的，）羅雲浦（湘雲，舊屬王亞樵職業暗殺團的份子，）唐圭良（蚌，偽

國府參謀長，)這許多湖南人去包圍周佛海，以營救周之老太太，把她接出到上海來為藉口，(周母在湖南被捕，是敵執行的)，慈惠周與敵發生接觸，勸周集合青年去內地，勸周做些「有意義的文化工作」(這些事，周出了很多的錢給他們)，勸周直接給委員長去信，表白自己的「苦心」與「孝思」，周都或多或少的做了。他給蔣的信，專差派人送到重慶去，蔣在信上有意的批了「無恥」兩個大字，使周很窘。然而這也不過是一種「表示」而已。

三、鋤奸暗殺停止了

自有了這一般淵源以後，藍衣社在京滬一帶暗殺漢奸的行動，自卅年五卅一年的時期中，就停止了。藍衣社的上級，對他們的人表示說：「我們領袖改變政策了，對於漢奸要採取寬大為懷的態度。」並且嚴厲制止下層份子已往「先殺後報」的蠢動。殺人沒有獎金可拿，他們的幹部，自然也懶得做這殺人不討好的勾當了。

雖然如此，但是藍衣社的下層人員，還有些「不明事理」的人，他們有許多原是大後方比較思想落後的青年，有抗戰救國的熱忱，而為戴笠那一套神奇、機密、福爾摩斯式的特務傳說所誘引，思想上中了法西斯的毒，心理上為傳奇的個人英雄主義所沖動，參加了戴笠所辦的訓練班或偵探學校，受訓後被派出來工作的；他們奉令停止鋤奸的行爲，頗有自動做直接殺敵行動的，這就是有一個時期，上海發現了刺殺日人的事情。但沒有多久，都被原屬於戴而已轉變為敵偽特工的「老同志」所紛紛檢舉逮捕。周逆佛海又不斷向渝府進行「苦諫」，要求停止對敵偽的恐怖行動。到三十二年以後，戴系

在上海、南京一帶的動盪抗日工作，便消聲匿跡了。有一個時期，（從泰西被逮捕以後的一個時期），軍統在上海區組織，完全沒有存在，簡直建立不起來，所有前後派來的人，幾乎全部都被捕與投降附道，新的人員都不敢潛入上海、南京的市區以內。那一時期，軍統在江南淪陷區以內的活動，僅祇有一些凌亂不堪的忠救軍點綴其間。日方的特工憲兵，原來對於藍衣社無原則的暗殺時代，也頗為頭痛。至此，在三十二年以後，正當敵偽大規模進行清鄉的時候，他們已確定無害專對藍衣社用甚麼氣力了。那時南京和上海敵偽憲兵司令部，每次舉行工作會議，都是決定集中一切力量，來對付中央與新四軍。

四、中國希姆萊的「新路線」

大概自三十二年以後，軍統在淪陷區的活動，一籌莫展。聽說敵寇先生受了幾次的「申斥」，他以中國希姆萊自命的嚴整，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培養的人員，結果都為敵偽所用，他自己實在也感到「沒有面子」，於是不得不改變方針，重新來佈置工作。因此，周佛海與敵的關係，也進一步了。軍統的工作，在淪陷區內，插足不住，所謂改變方針，採取新的路線，是照以下五個方面來進行的：

- 一、爭取周佛海，並利用周建立掩護關係。
- 二、對於已經附道的舊屬人員在「不咎既往戴罪立功」的號召下，分別恢復關係。
- 三、淪陷區內不設負責的領導機關；比較重要的幹部，集中在第三戰區的邊境。

四、積極強化忠救軍。

五、對日方開展公開或半公開的情報活動。

在以上新方針之下，軍統的工作，從單純的殺伐主義與膚淺的報復式的諜報工作的舊方式中，改絃易轍，有了一些新的「辦法」。一直到日本投降為止，都是在這轉變的方式中活動的。其所有活動的實際情況，可得而記的，綜其在所謂準備總反攻，及在日本投降前後的時期內，有如下的許多人物與事蹟。

五、抗戰初期的藍衣社

在八一三抗戰初期，戴笠自己本人在上海的活動，是組織上海行動委員會，在浦東建立游擊工作，這就是後來忠義救國軍的前身組織。軍統在上海地方組織的上海區，負責人是周道三。區以下大概有十幾個組，做情報與行動，殺過不少的漢奸，燒過日本工廠，有相當的活躍。與戴自幼同鄉同學的劉方雄，是戴的最忠心的幹部，當時在周的手下，擔任一個組的組長，劉的手下，有一個情報員叫程克祥，程克祥有一個副手叫彭壽，兩個都是福建人。程克祥在九一八後藍衣社成立最初時期，曾經被派到東北去活動過，他利用與鄭孝胥的關係，曾在偽滿洲國國務院內當過小差事，後來與戴的關係中斷了一些時期，到八一三又恢復了關係在上海活動。程克祥當時的活動，主要的是依靠一個上海同文書院畢業生，台灣人又是福建人的彭盛木，專門採集日本情報。彭盛木原是半個日本人，與日方關係甚深，是日方培養出來的人員。上海淪陷後，他參加敵金子（當時是少佐）主持的上海陸軍報導部

的工作，爲日本做情報。電影明星李紅與已死的袁紹喜，都是爲他們運用的。程克祥，彭壽和彭盛木，就是當時一方面爲日本人工作，一方面爲戴笠工作的人物。偽維新政府成立，彭盛木、程克祥都參加了。

六、自汪逆「還都」到偽「清鄉」

國民黨汪精衛主持偽國民政府南京「還都」，與偽「維新政府」實行合併的時候，日本方面對於每一個汪派要人，除了分別配置了專門負責領導指揮的日本顧問外，並負責對每一個偽要人，均推存一個精通日文的通譯。這些漢奸通譯，在漢奸要人身邊的職務，是擔任對日方的翻譯與聯絡工作。他們的職名，大都是名位較高的，如甚麼參事、參議、諮議之類，不同於普通的所謂外事秘書。彭盛木由日本人介紹給周佛海，在偽財政部擔任偽參事，隨在周的左右，正如另一個偽宣傳部的參事鍾任壽一樣，也是台灣人，也是隨在林逆柏生的左右。實在他們都是日本的暗探，他們對於漢奸要人，都負有監視、考察的任務。由於彭盛木做了周佛海親近份子，程克祥也參加到周的系統之內。程最先在汪君強主持的偽造委員會任偽參事之職。他們盤桓在周的周圍，把周的秘密告訴日方，又把日方的秘密告訴藍衣社。但是在汪派「還都」前後時期，正是藍衣社在上海南京的地下活動被殲滅的時期，所以程克祥與他們的組織失去了聯絡，而他的秘密，則早已爲偽特工總部的李士群所偵知，經過一些秘密偵察以後，就設計將他們逮捕了。

李士群認爲程克祥是個不足道的傢伙，在先還無逮捕他們的意思。因爲汪精衛與周佛海磨擦，汪

請命撥給李士群，要李偵察周與重慶暗通的事證，報告日方，以打擊日方對周的信任。同時，偽將接受日本軍的指示，進行江南的清鄉計劃。清鄉工作，是一個肥差事，李士群與羅君強都活動攪謀清鄉的職務，日本支持李，汪要利用李；周反對李，對日方提出羅君強；李對於周含怨在心，於是汪周相抗，李羅相爭，就在此爭執醞釀中，李搜集了許多周系不忠於「和平」的材料，報告到日本最高軍事顧問部。程克祥、彭盛木之被拘，就是這一次漢奸比賽的一個小把戲。

程、彭被拘在滬西七十六號。彭盛木先由他的老上司金子（已升中佐，調任為蘇州特務機關長，）保釋出來，過了兩個月就莫明其妙的「病死」了。程克祥以後經過與其他藍衣社被捕人員同樣的「手續程序」也出來了。有這一番經過，無形使原來連周佛海的面都見不着的程克祥，受到了周的注意。周的弟弟楊學華做了程的密友，程、楊二人與日本的川本少將也打通了關係。他們一面為川本做重慶情報，一面又打通戴笠的路線。因此程克祥做到了戴笠安放在周佛海環境裡的一顆暗子。

七、願祝同與戴笠之間

這就是說：戴笠如何進行要把周抓到自己懷裡來，以及周如何與戴接上關係的一個線索，程克祥的經過，只是許多反反復復的人事關係的一個例子。程不能在上海與戴通電，所謂「交通」，都是經過第三戰區的交通。

在日本投降前兩三個月，周佛海與重慶之間，還沒有確定一個具體確切的關係，和怎樣的約定。戴笠在三十四年六、七月之間，曾和杜月笙到了淳安，在青島、屯溪一帶佈置他們的東南工作，（曾

一度到場口，）對於周的關係祇是含糊狀態，沒有甚麼決定的計劃。但勾上了熊劍東及其他的人物。因爲周的態度是：顯（親同）可以依順，戴（笠）可以疏通，CC根本無問題；這便沒有不決之感。戴的心思是：CC這層要「通」就與我通；你不與我通，且有我的顏色。老戴的顏色，便是「虛座」；他自信他是可以直注「天庭」的。其實顧祝同和戴笠兩人，早有矛盾，大家都是以京、滬為目標，各有各的打算，在種種問題上，早不相容。顧祝同早就和日方開始「物資交換」，戴的部下和他搗亂。而他們對於周佛海，因為他有一個偽中央警備總團，有一個上海市保安隊，只有一個受周培芬的偽第十二軍（軍長張恆，周的軍事幹部，所屬部隊是自蘇北移往浙的田賦夫、丁聚堂、陳三等部，）所以大家都視周為禁樹，欲要我拔。

八、同歸祖國的懷抱

到日本投降後，最先幾天，周佛海着了慌，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他靠了張某連絡顧祝同，顧沒有甚麼表示；他還着要熊劍東，程克勤打電請示戴笠，終於戴的電報來了，「一切由弟負責」。周接電之後，大為興奮，接着第二個電報來了，而且是委座的命令，周受命為軍事委員會上海行動總隊指揮，羅君強、熊劍東為副指揮，負責維持杭州線與上海地方之「治安」。於是周更為「振奮」，一切指揮部隊編組工作，都由他親自主持，指揮部所轄的部隊，就是偽十二軍，偽稅警，偽市保安隊。指揮部所有大小文武官員，就是偽財政部，偽中儲銀行，偽上海市府的原班人馬。後來戴笠到了上海，與周、羅相見，對周表示一番安慰，對羅表示「我輩某決不殺周羅。」並且他說如何向委員長

說明周、羅的苦心，及其功歸部隊「其精誠足」，所以委員長才頒布了命令，大家才能「同歸祖國的懷抱」。周繼也再三對張表白，「今後的問題，就在同心協力去反共」。張而且對湯恩伯表示，如果不是他拉住了周、羅，上海早給共產黨佔去了。

這就是戴笠對周進行「策反」，周佛海「曲線救國」的經過。

當時上海盛傳將派周繼擔任今後對日本的聯絡工作；又傳周將被派往東北，或到台灣去當省長。第三方面軍司令官湯恩伯和副司令張雪中，和市長錢大鈞相繼到了上海，首先都是受周、羅的歡迎和款待。張雪中對羅君強的談話中，老實的说：「上海的四周，都是共產黨新四軍，我們三方面軍即使全部開到，也僅能够接受現在日本軍所在的點線。」所以，周佛海的行動總隊，因為維持治安有功，還受到委員長的「傳諭嘉獎」。

那時候在上海的蔣伯誠、吳紹濤，第三戰區辦事處等所有重慶的「地下人員」與「先遣人員」，一切的活動經費，都是由周佛海下條子直接向偽中儲券具領。弄得偽印鈔廠日以繼夜的工作，巨量的偽中儲券都用大的運貨車搬送。周佛海做了重慶的財政部長了。

重慶的中央，與在上海的漢奸們，這樣親密和好無間，引起了上海人民的驚異與憤慨。輿論界對於漢奸的攻擊，變成了人民的抗議，同盟國的人們都感到疑惑不解。中共領袖毛主席在重慶提出了嚴懲漢奸的主張。這些，都使得戴笠覺得有點為難，周佛海感到無以自容，於是周佛海向戴提出了具體的请求：他要求委員長治以「應得之罪」，判他一個無期徒刑，給他一個地方，讓他得終生來修纂「中國國民黨黨史」。羅君強則比較爽快些，直接打電報給蔣，問他自己「應向何處投案受審？」於是戴笠飛到重慶，請示了委員長，決定了上海南京搜捕漢奸的行動，第二天飛來上海，親自把周佛海、

羅君強、錢大港、丁默村、楊傑華等「押解」飛渝了。後來，聽說周等已被移送貴州，允許他去服母喪，守他母親的齋墓，和張學良住在相近的地方，仍受敵的「看管」，一個要求抗日的人，和一個叛國親日的人，同做了蔣介石獨裁政治下的「難友」，這是中國抗戰史的有意義的趣事。

周佛海的結果，且待將來再看。周的一系漢奸，則大都為敵所收編，如熊劍東，徐肇明（原為上海市保安處參謀長）等，都已經擔負起「切奸」的勤務了。

九、七十六號——偽特工總部

軍總對於改變淪陷區工作第二步驟，是對於已經附逆的舊局人員，在「不替既往，裁罪圖功」的號召下，恢復關係。其所集中注意的對象，是上海七十六號。這個殺人機關，名義上為南京偽政府軍委會的偽政治部；實際上是日本軍事顧問部與日寇總軍司令部第二課直接指揮管理的漢奸特務工作機關。在偽機構編制上，屬於偽國民政府的一部；在工作上，則直接由日本方面領導。表面上雖也聽從偽國府的命令，內中則對於偽國府的一切人和事，有莫大的督察、偵查的權力。原來由李士群為領導者，日本方面一切的特務活動，都經由梅機關命令李執行。李就是日本公開殺人的劊子手，李就是日本恐怖政策的使者。

偽府還都以後，李任偽警政部次長，（部長周佛海兼，另一次長為偽維新系的鄧祖禹，為陳群派，但後來與陳群分裂。）他實際上負上海七十六號特工總部的全責。這時的所謂特工總部，在形式上還是屬於偽國民黨的機構，在偽中央黨部內，設立了偽特務工作委員會，周佛海是主任，李士群是

副主任兼書記長，後由李直接擔任主任。將這種工作，設屬於國民黨的系統下，是仿照重慶國民黨C的辦法。委員會之下，設總部於上海，為實際執行領導機關。總部在各省市設區，區以下縣設站，或直屬通訊員或直屬組、特派組等，這種下部機構的組織，又完全是模倣藍衣社軍統的辦法的。至於這個敵偽特工系統內的人員成份，上至丁李，下至各區、各站、各通訊員，百分之九十以上完全是C與藍衣社的投降份子，都是國內內戰時候從反共工作中訓練出來的特工技術熟練份子。祇有其餘的百分之十是些臨時湊集的烏合之衆。

李與丁（默村）分裂以後，其中大部的CC份子，都隨了默村到偽社會部去了，所以後來，真正作為李士群的特工骨幹的人員，都是藍衣社軍統出身的份子，及極少數的由共產黨叛變的CC分子，（如胡均鶴等。）當時李手下重要的人是馬嘯天、蘇成德、馬傑、夏仲明、傅也文、謝文潮等這些人，後來蘇成德、馬嘯天都漸漸與李分化，不是為了分權不勻，便是為了爭權奪位。當李到江蘇去進行「清鄉」的時候，李感到自身的危機，積極從事特工幹部的改造，乃重用了胡均鶴與萬里浪，而削弱了馬、蘇的權力。這樣更使藍衣社軍統的投降份子得到了李的寵信。以站的單位說，藍衣社份子擔任站長的極多。以區的單位說，最重要的上海、杭州、蘇州、南京等區都是藍衣社份子所主持，或充實的。李對於這些牛鬼蛇神的人物，一面是死與牢獄的恐怖；一面是金錢與權位的誘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於是這一群瘋狗，殺死了許多的抗戰份子，殺死了許多新聞記者，用機關槍掃射了報館（大美報、正言報，）和銀行（中央銀行、中國銀行，）逮捕了無數的商人和平民，搶劫了無數的財產。上海人把整個的悲劇西稱為「歹土」，七十六號稱作「殺人魔窟」，都是這些人幹出來的。

十、愛錢，怕死，反反間計

這許多去為敵黨所培養訓練，自豪是「領袖親衛隊」的「同志們」何以竟會如此大量的上李的圈套，而甘於做領事敵呢？這不是沒有理由的。敵黨所主持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本就是一个極其上有所謂「團體」、「組織」，外觀上仿襲了一些德、意反動法西斯的皮毛臭調，根本就沒有所謂精神思想，甚麼「國家至上，民族至上」，甚麼「領袖第一」等等，都不過是他們為保存職業安全，與獵位劫財的口頭禪。那些人原來是以挾嫌誣陷，迫害善良，攻訐互訐為能事的鬥士，原來就是以吸血為生的；他們本來就是受着這教育的。所以他們一旦被捕投降，覺得日本人漢奸的「組織」和他們原來的「團體」並沒有甚麼「兩樣」，而且殺人更便當，搶錢更容易，又何樂而不為；而且他們一想到從前跟隨敵黨時候的種種，那些殘酷和恐怖，那些人事的傾軋，那種朝不保夕的危懼，那種吐不出氣的生涯，一樣是沒有靈魂的賣淫的勾當，誰還願意再回到這個傾覆的娘家，去受折磨呢？所以許多藍衣社的投降份子，附逆以後，便膽大妄為，無惡不作。很少有一兩個能够自持的份子，多少明白一點事理的，而到他們一想到整個國民黨的「氣節」，原來不過如此！（因為是秘密工作人員，多少知道一些國民黨各方面抗戰「秘密」的，）他們當然都「樂不思蜀」的了。因為南京也是「黨」，汪精衛也是「領袖」，自然更沒有人對於他們以前的戴老板及其「團體」，存了半點絲毫的留戀。即少數稍通事理的人，也不過是爲了個人的「做人」問題，略留分寸，以爲敷衍罷了。

所以，藍衣社的人，就是李道士群殺人特工的主力，而新派遺來的藍衣社的工作者，日本的憲

兵，都把他們當作爲低組織特工補充兵看待。戴笠花了那樣的錢，做到這樣的結果，要受到申斥，也無怪其然了。這里使我們不禁想到所謂特務工作，究竟是怎樣的一種人幹的事？而幹這種事的人，究竟是具備了怎樣一種「人性」的人的問題，戴笠爲了他的「工作」，處處表示「求才」若渴，而他們的「下」，真正是沒有「人才」的。有的就是從地痞流氓中在錢買來的死士；有的祇當面俯首貼耳，背後「管他娘」的狗才；有的祇是把自己一身一家都買給了他而忍氣吞聲，說了半個「不」字就會坐牢的蠢才。真正稍爲有點自身自愛的人，要個人前途的人，也要國家民族前途的人。除非另有目的，誰也不肯和他們幹那匪詐我虞的一套行業，過那朝爲袍澤，暮成囚犯，時刻有殺身之禍的生活。戴笠看到他自己派出來的幹部人員，既都爲敵僞「收容」以去，變過來專打自己人；繼續派人到淪陷區，又是對誰都沒有「把握」；他在這樣煩惱之下，仍然祇有用他的老辦法，採取反：「反間計」。希圖對於已經完全改變了的他的舊日的「同志」，再把他們「買」過來。因爲這些人，原是他所「訓練」的，他深知道他們愛的是錢，怕的是死。

戴對於這一企圖，很費了一番心機。通過幾個間接的關係，找他的那些舊部來「談談」，這許多人，誰都知道戴老板的厲害。他們輕易不肯把自己的頭腦隨便去作嘗試。他們覺得「回去」並不見得比當漢奸會更痛快些。所以他們面子上都裝出「兩面派」的神氣，口上都說：「我們是在這兒把握實力，等待時機」。而心裡則抱定宗旨：「你想來拉我，知道了。大家且看事行事；你要幹我，我就幹你！」（這是萬里浪的話。）終於「成交」的很少。連戴笠自己以爲最忠信可靠的程恭滄，也都掉頭不顧而去。

程恭滄這個人是在河內刺汪未成，殺死了曾仲鳴的執行者。他被敵僞捕獲以後，汪逆精衛的夫人

陳壁君「中委」，一再的要槍斃他，爲曾仲鳴復仇。終因他破獲了許多藍衣社的案件，——他被捕時是藍衣社的上海區長，很做了些工作的。——寫了一本「藍衣社內幕」的書，敵特機關要利用他，把他的命留下來的。敵會派人和他連絡，表示對他可以「原諒」祇要他肯回去。他是黃埔出身的嫡系，他也曾感嘆的對人，發牢騷說：「我們從前的『團體』，（指藍衣社），根本沒有政治信仰可以維繫人心，我也幹得夠了，我是深知戴先生的爲人的」。像程恭澍自命是有一「血氣」，自負是在「核心」圈內的人，反共的頭腦，而且居然懂得要有「政治前途」的人，他於投敵之後，也和王天木、陳明楚一樣，下了最大決心，一不做，二不休。所以他出賣他的「團體」，破壞他的「組織」，以求貸一死。敵笠肯原諒他，他還是不顧、不敢、不肯回去，遑論其他的人了。所以敵的「復員」工作，幾乎沒有一個做成功。

十一、影佐走，柴山來

這渾，却又要提到李士群了。他在偽組織內，以特工領導人的地位，主持「清鄉」，做了偽江蘇省長，又在杭州組織偽蘇浙皖閩四省行營，是他最得意的時候，也是他處在四面楚歌最受的時候。

由於汪、周對立，李在日本人相當默許之下，充當汪門的打手，去壓制老周；因爲日本人覺到周似是而非的輿論方贈送秋波，「有損汪主席的威信」，決定對華「新政策」，要「強化」偽國民政府，要相當的抑制周對汪的掣肘。周也因李做了汪門的「紅人」，扣發李的特工經費，清鄉經費，與偽四省行營的經費；又在南京內部發動對李的政治封鎖，又命令羅君強、熊劍東消滅李士群。弄得周

李之間，水火不容，李一死之下，一把火把周佛海南京西流灣八營的「公認」燒得乾乾，甚命命。僕暗殺熊東興謀殺。日本人方面，當注的當注，當周的當周；但是對於李士群，却覺得對他有點幫得過了份，看他一天一天「生大」起來，不放心這一位神天胡地的亡命之徒，將會幹些什麼出來，覺得對他已到了「適可而止」的時候了。孕育着李的，爲李坎腰的敵蔣機關，也受到日本內部另外反對南京政府的一派的攻擊，影佐中將（偽南京組織的產婆，梅授關的主持人，偽國府的最高軍事顧問。）被東條內閣調到南洋拉哇爾前線去當敵軍的師團長去了。梅授關次要於影佐的晴氣中佐，被敵總軍司令部調到華北派遣軍去當第二課長去了。經常代表梅授關在蘇州聯絡清鄉的小笠原少佐，也被調回東京陸軍省的軍事課當支那班班長了。這樣一調，李的後台，全都垮了。李在日本方面的靠山垮了台，鐵影佐這一批人以後的柴山中將，金子大佐，進藤中佐等，都是不滿意於李的，特別是軍事顧問部與總軍部部隊的青年將校，對於李的投寇與實行，公開抨擊，主張對李檢舉，偽南京政府內部的環境，對李各部不利，李在偽江蘇省政府及偽清鄉工作的人物也跟李起了分化。李在特工方面的幹部，也都蒙冤起疑，他把特工的組織，寄託在胡均鶴、高里浪兩人，但是內部的紛亂，已不可收拾。在杭州、金華一帶的三省行營，以傅也文爲中心的活動，也是一黑糊塗。總之，李在最「得意」的時候，也正是走投無路的時候。這是民國卅一年到卅二年夏季。

這裏必須要說一說日本方面的動態，——偽南京汪派傀儡政府自民國二十九年「還都」以來，可以說都是由影佐（梅授關）一手包辦。影佐的「汪工作」在日本是被記上「功勞簿」的。這在以爭功爲天性的日本軍閥的內部引起了許多嫉妬影佐的人，也由於日本軍閥內部派系鬥爭的結果，影佐在中國無法立足，敵東條首相以「關心他（影佐）個人前途」的理由被調走了，而時爲中佐則以他熱

悉華中偽特務工作與偽清鄉工作的經驗，調往華北去策劃反共，主持偽「強化治安運動」。這都是日不應付汪逆要求影佐留任的片面藉詞或理由。實際上日本方面固為所謂「大東亞戰爭」已經開始轉入不利的局面，認為偽南京政府的存在，不但沒有力量「協力聖戰」，不能推進「全面和平」；並且成了日本的「負擔」。反對影佐的一派，則素來對於汪逆和國民黨沒有興味的柴山這一派，聯合了日本國內及在華駐軍之不滿於南京政府的勢力，攻擊影佐的「汪工作」，指責影佐是個「親華」份子，說他對國民黨的工作失敗了，要予以改造。要在「強化國民政府」的口號下，使一切都貢獻於大東亞戰的「戰力」。首先就是要強化長江三角洲地帶，即偽清鄉地帶的糧食、農產品的「軍收買」（搶掠）工作，及以上海為中心的軍用物資徵集（也是搶掠）的工作。因此，認為梅機關所支持領導的汪派國民黨的一派，對重慶蔣派國民黨的誘降作用，既然不過如此，而其「為國民黨的「緊要綱領」，反而成了日本的大東亞戰爭的「阻礙」，不如把汪派懸空起來，在南京城內裝飾「首都」，而對於地方政權，則還是起用舊偽維新政府的份子來得直截了當。所以柴山很看重重慶鴻志、任援道、陳群、高冠吾這一些「前漢人物」。為了要達到這一目的，因此首先就必須把影佐攆走，而後就一面接辦清鄉，一面來收拾李士群。因為他們（柴山）一派，以為不先拔除這一個他們自己餵養起來的私生子，不但不能順利的達成上述的目的，而且恐怕還有「後患」。而且特工與偽清鄉，是影佐工作的較大的「成績」之一。要打倒影佐，另闢功名的路子，非先斬去影佐的雙腳不可。李士群既然做了這雙腳，自然遭到碾壓的命運了。

十二、敗血齒 李士群吃「餅」

根據日本人利用漢奸的傳統政策，要用你的時候，甲派把你捧得上天，叫惡你無作為。行雲被甲到無可用的時候，乙派便會出來找你的名字，即使你已經「大」了，但他可以叫你變成「沒有」。張作霖的一生，是一個很動人的故事，滿洲國「建國」前期的功狗們都崇拜、崇拜之徒，那一個不是得其「善終」的。要問下之的李士群其遭遇怎樣，正是當然之事。但是李士群他卻還企圖試行掙扎。

先是李原來雇用了一個上海白相人商人，曾會對富華做毒白的，名叫鍾可成的。這個人由李出資專門販運上海的白麵，自河南到西安，經甘肅到重慶，跑單幫生意，替李搜集大後方的情報，李的掙扎，進行他的「自救」工作，也叫這個鍾可成到重慶去勾內線。鍾大概找到了戴笠的關係，有了一些含糊的約定，鍾再回上海後，曾很親密的與李起居了幾天。過些時，京滬線常州站成聚煙火車工廠發生了一件爆炸案，隨後蘇州、常州日本憲兵發現了藍衣社的案犯，都因特工站的掩護而脫網，這或許就是李的掙扎的開始，但是不能確實斷定。在李死去的前後時期，鍾可成確曾為上海日本憲兵隊捕去審訊。

汪逆精衛看到日本人對於李「冷淡」了下來，也表示態度轉變，改寵信為憎惡。汪門的林柏生向來就與李不睦，這時乘機對汪獻計，另外成立「新特工」。先以蘇成德為中心，設了一個秘密的工作委員會，以與李的特工對抗，李不能「只此一家」了。在如此的環境下，對於重慶藍衣社的鬥爭，自

然鬆懈了下來；而李的黨徒，原來也就是最的黨徒，看到李的境況不景，也都從已有叛離之心，進而發生了動搖。但是，他們還怕日本人，還不敢就去接受敵的「策反」，直到李亡命死後。

羅君強、熊劍東暗殺李的打手，直接進入了偽江蘇省長的辦公室。李派楊傑殺羅熊的行動員，也在上海北站出事被捕。雙方開始短兵的接觸，但雙方都未得手。日本上海憲兵司令部特高課長岡村大佐，原是柴山就任偽國民政府最高軍事顧問後，特地把他從漢口調來的。柴山在漢口做軍特務部長時，此人在漢口擔任憲兵勤務，一向是柴山的助手。當時熊劍東在漢口建立「黃衛軍」，屬於岡村所領導，岡村知道李、羅、熊之間「交情不洽」，屢次進行「調解」，雙方都未聽從。有一次（卅三年九月初旬），李在上海，岡村因有要公而洽，把李約到憲兵司令部，李與夏仲明同去，走進房子的時候，熊劍東也在座，主人笑嘻嘻的說：「今天我來作個和事老，你們杯酒言歡如何？」李推說另有宴會，容日再聚。於是岡村慫恿的把他們「請」到自己的公館，不吃酒就吃杯茶吧，請他們吃了岡村太太親手作的煎餅。李在盛意難却之下，吃了三個。隔天，李的肚子疼了，帶病回到蘇州，再隔一天，李就「病死」了。日本在蘇州的軍醫與同仁醫院的博士診斷李患的是敗血菌中毒，是不治之症。梅機關的中島大尉對萬里浪說：「這種敗血菌，只有我們日本才有。」其實李不過吃了岡村太太做的三個「餅」。後來知道李手下殺人魔王吳重賞也患的是同樣的「病」而死的。李本來還打算去日本一行，藉考察日本戰時地方行政為名，避一避鋒頭，不料他「壯志未酬」，死得很快。

十三、陳逆公博的時代

李死之後，間接大大的幫助了敵寇。敵將軍恭恭敬敬的做了一個報告給委員長，說「他」消滅漢奸李士群。實在的情形，他不過在這機會中拉回了熊劍東。熊劍東受到了敵的「嘉獎」，他的心中時自好笑，然而面子上不得不裝受此一「功」。日本人綿密組織的功夫，移花接木，借題發揮的特務本領，這祇有天才知道。可是，幫助了敵寇，他也將錯就錯的玩一下金箍棒，把死了漢奸老關的那些吃特務飯的嘴囉們罩了回去，如萬里浪之流。敵寇的工作，就此進了一步。

據說李士群死後，南京對偽特工總部的偽政治部漸行改組，以黃埔四期出身的台灣人黃自強為部長。黃自強也是半個東洋人，是柴山所寵信的，他也參加林柏生的「小組」。他做了李士群的後任，但李遺下的「實力」還是在胡均鶴與萬里浪二人的手中。胡的特工地盤是江蘇南京、安徽。萬的管區是上海、杭州，根據地在上海。杭州有實力，因為偽四省行營後來也併入杭州。日本方面對於偽組織國民黨的特務工作的領導，也由屬於梅機關的一元化而改為二元、三元、四元的方式了。其佈置是南京政治部由軍事顧問部與總軍第二課直接管理，胡均鶴的第二局由總軍派立花大尉領導，萬里浪的第一局，仍由梅機關的中島大尉領導。（這時梅機關自影佐等調走後，已縮小改為地方的謀略機關，）在杭州，以第三戰區為工作對象，屬總軍第二課，兼受登部隊節制。（原來的梅機關，與軍事顧問部是二位一體，權力極大，「梅公館」是影佐主持的一切工作部門的總代號。）

南京偽組織的特工，大小漢奸特務，都在鬼死狐悲的恐怖心理之下，惶惶不可終日，終於進入了

渙散狀態。汪逆精衛的病也重了，後來還到名古屋去醫治以至到死。由陳道公博接其後。陳逆竭力想把胡均鶴、萬里派「收容」下來，派他的次秘書莫國康（化名白國光，是陳的情婦）到偽政宣部去當機要處處長，想重振特工的聲威，以充當「代主席」的「職銜」。莫國康在陳逆長上海偽市政府時，原來也有一個小組，名稱為「地方行政研究會」，以共產黨的監黨份子李時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呂琪等人為核心幹部，作成陳派系黨。這些人本計劃把偽政治部接收過來，終因日本人的不理睬和丁默村的爭奪而未果。丁與李士群分裂以後，即與淪方軍委會軍統局的局長賀國光結盟「結合」了起來，他在南京的言台與賀經常通訊。汪逆後，丁周旋於陳周二人之間，表面上表示親近陳公博，暗中仍與周佛海拉攏；李死後，他（丁）聯合偽南京市長（陳立夫派來的）周學昌，也計劃把偽政治部接過來，想再握特工，捲土重來。這與陳的秘密小組不能共存。黃日強本是與林植生一氣的，林植生自然也不放棄要掌握特工的野心，他的背後有一汪國治；他的手下，又有德成德的「新特工」。而周佛海自有他的「中央特務」，興趣另有所在；對於特工，以指發其經費，作為控制的對策。經過了這一陣醞釀與紛爭，結果本來已經在瓦解的「中央」特工，更形稀稀拉拉了。形式上雖仍有那麼一點事，雖也繼續在殘害各地的抗戰活動，但已經沒有多大的效用了。

十四、日寇憲兵的「統一集中」

是不是日本人終止了以中國人殘害中國人的特務政策呢？不是的。——日本人把李士群、丁默村利用了幾年，已經把中國人特務的路數，統統弄得清楚了。他再不需要通過一個中國人的集中領導的

方式了。他歸其偽滿洲國軍北，其意在平對於朝鮮的傳遞機密。日本憲兵對東方殖民地特務政策傳統經驗，去直接由日本憲兵來統一策劃，在各地分別定議。所有各地中小漢奸特務份子，都用各種不同方式，直接由組在憲兵的特高機密之內，由日本憲兵個別的直接掌握，對所有的漢奸特務，予以「統一集中」，為他（日本）而服役。祇有受命而行的義務，但無主使發動的可能。換言之，中國人單獨形成特務機密的活動權力，被自然消滅了；所有漢奸特務，都變成為日本憲兵的個別密探。

日本人到這個階段，實施了一個頗為巧妙的策略，他看到淪陷區內廣大人民對於漢奸偽政府刻個厭憎的仇恨，他看到大小漢奸官吏的貪污腐惡，不是以貫激他的大東亞主義，他要對淪陷區的人民施行一些假仁假義的伎倆，他要響應重慶槍斃之機同積貪污市長的動作，（說是要喚起蔣氏對於日本施行的「正義的同情」），他要進一步加緊控制漢奸要人，他要鎮壓那些為他收買軍糧作物資交換而「不忠」的經濟漢奸，他要把漢奸特務化整為零，予以淘汰剔抉，吸收到自己憲兵活動的手裡來，於是開始了一個「檢舉貪污」的運動。這個新策略是敵總軍司令部第二課長辻政信大佐所主持的。（在前任第二課長今井升任為副參謀長之後。）

十五、鬼參謀辻大佐

辻政信，是日本陸軍內有名傑出的「鬼參謀」。他的思想系統是屬於石原莞爾將軍這一派的。即主張以日本天皇「八紘一宇」的「肇國理想」為基本理念；而以「東亞聯盟」的方式來統一「大東

「亞」。在爲「遠都」後不久，他第一次到南京做總軍當參謀，主管思想謀略。汪精衛，成立偽東亞聯盟中國總會，要把國民黨取消，與之合併，以「東亞聯盟」的思想來代替「三民主義」，並取消了柴由所支持的武漢何應欽系的偽共和黨、松岡系良少將所支持的南京偽維新系的偽大名會，以外務省（岩井英一）所支持的在上海的陳季博的與亞細亞國運動本部都合併於偽東亞聯盟。汪精衛對於取消國民黨不能過從，被建政信逼得無法，發明了一個偽新國民運動，以爲應付。建政信的主張，在日本內部沒有通過，（因爲日本國內東條內閣打擊石原覺悟的政治活動，彈壓日本的東亞聯盟運動；）就被調到南洋前線去充當攻略新嘉坡的參謀了。他這一次在南京起草了胡世六次將「當時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的「告派遣軍將士書」，表示「日本軍的所謂『新報國主義』」，實際是言詞比較「好聽」的更激進的滅華主義。在南洋新嘉坡最早發明吃鬼（美美）軍人肉的就是這位東亞參謀。

建政信是日本少壯軍閥的一個典型人物。他具有一種非人性的野蠻的性格，笨拙而機智，粗魯而細膩，兇惡而禮貌。日本的許多部隊長都怕他，同輩將校都怕他，南京偽官們見了他說不出話來，他是特色的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軍閥的化身。——他第二次到南京來當第二課長，就負責進行了這一套政治謀略的新玩意，相斃了后六樞與胡政，捉了顧寶衡，說是一「檢舉貪污」。實際上不過是處分了爲日軍收買軍糧不忠實的漢奸。以後便不許偽組織過問糧食問題；成立了偽米統會，日本人直接開始掠奪糧食。其次在廣東時殺了偽省長陳昌祖，他還代表偽僑六大將到奉化去謁蔣氏墓，祭祀蔣氏祖塋，以示「通好」之忱。實在因爲當時另一派日本做「滄方工作」的人，得到何應欽的表示，說是：「在南京偽組織存在的狀態之下，無法進行具體的意見交換。」（當時日方對重慶提出誘降條件，是日軍撤至黃河以北，請蔣汪合作。）所以他做出隨時可以去汪的表示，而且做出「親蔣」的動作。同

時他派當時寧波的高專員陶孝潔在寧波奉化聯絡舊的族人，希望打通一條通蔣的內線。這是在他當大尉的時代，八一八退職後，他到南京去作軍事顧問的時候，何應欽與吳鐵城派王長春和陶孝潔陪他同行，他和陶孝潔是舊往來的歷史關係的。日本人有「一石二鳥」的成語，等於中國一舉兩得，一箭雙鵰之意；這一回辻大佐在南京玩的把戲，可算得是「一石數鳥」之計，表示了棄汪親蔣以求誘降；殺雞給猴子看，以求加緊對漢奸的控制，對淪陷區的老百姓「市義」；達到剷除中飽，直接奪權的目的；而再經過這一串事情的過程，把所有漢奸特務份子，再組織在日本憲兵的手上。

十六、上海復員委員會

日本的復參謀，雖然費了極大的心機，開展他的謀略作戰，但終於掩蓋不住日本侵略軍事政治的失敗。尤其受日本豎養的漢奸們，最能窺見日本在各方面暴露出來的破綻，所以也都不得不各自「算」，千方百計的為各自的「後步」設法。所謂敲鑿的工作進了一步，也即是在這樣做偽形勢之下佈置起來的。

他（戴）在重慶發動成立一個半公開的軍統外圍機關，名稱是上海復員委員會，主任委員俞鴻鈞，副主任委員杜月笙，秘書長是王新衡。王即軍統局本部第二處處長，（管全國情報），兼東南區區長，（管東南各省地方組織。）復員委員會就是組織一些上海地方的社會關係，藉這些關係的掩護進行藍衣社的活動。其杭州區區部設在建德（浙江），由毛萬里負責，是軍統對淪陷區的最前哨，分轄暨——紹興，桐廬——富陽兩線，向杭州推進。間接的與萬里浪勾通了起來，有一個藍衣社的幹部

畢高奎，經過萬里浪的關係，參加到南京偽政治部內擔任主任秘書，因此而在敵偽特工的內部才打通了一些內線。直到日本投降的時期為止，這許多埋伏的內線，除做了一些人事的聯繫以外，基本上沒有發生甚麼作用，不過這豈改變方針的第二步驟，可算是有了此許的「成就」了。

十七、中美特務合作

在重慶進行準備大反攻的前夜，中國戰區司令部成立中美合作所，由美軍的心理作戰部和中國軍委會的軍事調查統計局合作作戰。這是中美合作的一個特務工作的機關，中國方面負責人就是敵整。

一切技術、武器裝備由美方供應，所謂合作作戰的任務，主要的有如下諸點：

- (一) 浙閩沿海線氣象觀察，海灘港灣測量，秘密電訊之設置。
- (二) 別働軍（即新編的忠救部隊）之游擊戰，突擊戰之準備。
- (三) 地方工作的準備。

(四) 軍事諜報之加緊強化。

(五) 政治謀略，對敵偽策反活動之加強。

以上(一)(二)兩項，都由美方人員直接參與實際工作，負責指導監督。第(三)項，完全有名無實，不過在所謂工作的名目下，在接敵地區勾結了一些個別的地痞流氓，都是藍衣社過去原有的地方關係（線索），有一大部份都是通敵的漢奸密探。第(四)(五)兩項，是美方再三期望於中國方面的，決定由中國方面負責，美方並不派員直接參與工作，而祇要求工作的「結果」。這是給予敵

並先生的態度。

因為他原在上海南京的「組織」部爲敵偽所「破壞」了，他原派在上海南京活動的工作人員都變成了「叛道」了。再繼續派人來，前面已經說過，他對於他的部下感到沒有把握。他沒有自信，可以保證「他的人」派到淪陷區內「永遠是他的人」，所謂「禍起蕭牆，變生肘腋」的味道，他已經嚐得夠了。因此緊接着第二個步驟的第三個辦法就是在淪陷區內再不設置負責的領導機關，比較負責的幹部，集中在第三戰區的邊境，而且禁止他（他們的工作人員）如果沒有特別的命令，絕對不許「任意」出入敵偽區域。這樣的決定，在他是很苦心的。

根據以上的決定，他以第三戰區邊境爲據點，展開對敵偽的活動，執行（四）（五）兩項任務，就是在寧國設置軍統局本部「東南辦事處」。派局本部調查室主任劉方維兼這個辦事處的主任。劉是最親信而忠實的幹部，爲人很拙直，始終沒有離開過敵的左右。劉在寧國，依據地理的便利，建立了三條路線：一、宣城——蕪湖；二、郎溪——宜興；三、臨安——杭州。打通對上海南京的交通，配合着所謂策反工作，展開新的活動。他利用復員委員會杜月笙方面的關係進行了個別的人事聯絡。到三十三年秋季，才開始派了一個名叫凌元壇的幹部到上海，在名義上恢復了上海區，凌就是形式上的上海區長。但是實際上凌不過是一個工作的「觸手」，他沒有決定工作的權力，不過是劉的一個聯絡的代表而已。所以上海區雖然是成立了，但實際工作是沒有的。

十八、偽國際問題研究所

劉原想大規模的拉回大批附逆份子，以漢奸特務組織的偽政治部為對象。但是偽政治部兩個比較有力量的份子胡均鶴與萬里浪，他都沒有勾到。胡均鶴與第三戰區，與江蘇王應功，與CC都在「聯絡」；而且下層部被日本的憲兵所收容分化了，萬里浪則已與軍統杭州區的毛萬里間接有了關係，並且萬是林之江以後，在上海七十六號內（李士群手下）捕殺破壞救國軍人員最「有功」的份子，萬的手下，十有九都是軍統的舊人，劉對他很有顧慮，勾不着，也怕去勾他（萬）。結果他勾通了程恭澍、林之江、李國華、劉少奎等人。這許多人各人都有各人的情況，他雖勾通了，但並沒有完全都勾到，雖然或多或少對他起了一些「幫忙」的作用。

先說程恭澍，前而已經提到過他，他不會想說的「團體」，但是程倒是很想幫他（程）的。他公然於被捕之後，拚命破壞了軍統在上海的殘餘活動，由於日本梅機關看重了他，救得了自己的命，然後在梅機關的直屬之下，成立了一個偽國際問題研究所，設在上海憶定盤路的四十二號，出版一種「常識」半月刊。就是一個小的特務單位。他為日本人打通了第三戰區與重慶的路線，探取到一部份美國轟炸日本與準備大陸對日反攻的作戰計劃，（也就是軍統人員秘密供給的。）並在日軍進攻粵漢線時候，草擬設置日軍對渝軍前線軍事謀報工作計劃，（由梅機關交給萬里浪執行，派遣杭州偽政治保衛學校第一期學生去做的。）後來在上海專做對蘇聯及對中共的情報，很得梅機關的賞識，且曾受已調回日本參謀本部擔任中國課（第二課）長的晴氣大佐的「再「嘉獎」。他或為梅機關秘幕中的人

物，戴笠屢次三番的想拉他回去，他都拒絕了。有一回在七十六號偽政治部內做電訊偵察官主任的余介，原來也是軍統的幹員，據說是一個密碼專家，被萬里浪捉去後附逆的，後來接受了「策反」，並且受命去勾通程恭誦。不料程全盤向海機關告密，海機關又命程去「解決」這個人，程就在三十三年舊曆除夕的晚上，請余在家裏吃年飯，飯後程用車子送客，把余送到自己家門口，就殺死了他。但是過後不久，程的隨身副官逃走了，這回却是戴笠要殺程了。於是程在畏懼與懺悔的心情之下，才反轉身來「通報」。恰巧這時劉方濂派人來找，於是將計就計的湊了上去，程恭誦又變成了一個軍統人員了。他在三十四年的春季，正準備「將功贖罪」，秘密設立了一個電台，可是電台設立不到十天，立即被日本憲兵的滬南隊破獲了。這是很滑稽的事情。日本投降以後，程恭誦終於回到了他的「家」。現在戴笠還決定派他（程）到平津去主持工作，負責華北的反共。

十九、「剿共護黨突擊指揮部」

其次，說到林之江也是軍統實施「反共」反間計「滑稽戲」中的趣味人物。他和程恭誦兩人可說是戴笠幹部的典型人物，他（林）與戴是黃埔同期的同學，是浙東的同鄉，也就是藍衣社嫡系的份子。在抗戰最初期，他原任上海市警察局的偵緝隊員，（實際即為藍衣社上海區的行動員），上海淪陷後，他即參加上海區的鋤奸行動，當時打擊漢奸偽維新政府的工作，他為殺死周鳳岐等案，頗有汗馬功勞。但是為了獎金的問題，他和上海區長周道三有很大的磨擦。周道三死愛嫖，林之江死愛錢，上面發下了獎金，周是領導人，吃了一半。林說：「這是我賣命錢，豈可需油？」兩人結下了深仇大

怨，以後遇着「行動」，有好「買賣」的機會，周不肯「提拔」林，林就自行「先做後報」。林「做」了，周不給他「報」，或者把功勞記到別人頭上，林氣得要投日本憲兵隊。

林在遊手好閒的時候，就專門找亂子，周道三與趙力鈞（副區長）磨擦，趙力鈞與王天木磨擦，他都介於其間。早在二十八年春季，李士奎最先在上海大西路六十九號（原是唐紹儀的住宅。）成立上海日本憲兵週西隊的密探隊，他首先加入。同年夏季，丁默村潛行到上海與李會合，在德定盤路十九號以及遷到橫斯斐商路七十六號，組成偽「別共黨黨變擊指揮部」，對外捕人、殺人的公開名稱。的這一時期中，林之江於別擊黨統上海秘密工作是最得力的份子。並且由於他的「努力」，把王天木、周道三後任區長、陳明楚（區的人事組長）、賀行述（忠救軍上海總指揮）等一千「英雄好漢」盡行介紹與丁李「合作」，並與陳明楚兩人親往街頭巷尾對於其他軍統人員兜銷刺滅。一時殺來殺去，不計其數，林之江成了李士奎開基引線的「恩人」。後來丁李磨擦，他站在李的一面。李與羅（君強）鬥爭，又投向羅。李會請他吃過毒藥，他開刀剖腹洗腸子而竟不死。他發了大財了，以後就做錢大槐（偽中央儲備銀行的副總裁）的保鏢。差不多與程恭澍前後同時，他也與劉方雄聯上了，在自己家中設了電台，也被日本憲兵查了出來，被登部隊軍法判處徒刑十年。日本投降後，他被釋放了，也回到藍衣社的娘家去了。

二十、忠救軍（上）

關於救黨在所謂總反攻前夜，積極佈置強化忠救軍的工作，概要的可以分為兩方面：

其一、是原有散佈在京滬、滬杭兩線，太湖週邊，浙皖山區等這些地方的部隊。幾年來不是被敵人消滅了，或是投誠歸降了，尙殘餘一些人馬，雖經了許多次的「掃蕩」，集中了好多次的「集訓」，但終未成軍。因為這些所謂部隊，遇敵便垮，一經和日本軍作戰，頃刻就「望風披靡」的潰散了，幹部一經被捕，無不立刻投降。三十年至三十三年敵區在江南大舉實施「清鄉」，主要目的是在「掃蕩」新四軍，強然這個對新四軍的目的沒有達成，但實在倒很收編了些忠救軍。江浙兩省許多的偽保安隊，就是忠救軍從官長到士兵，連人帶槍的「拖」來的。忠救軍的番號，多得不勝其多，許多在淪陷區內的失業軍人，以及直接間接和藍衣社有點關係的土匪強盜，地痞流氓，祇要有一支手槍，（甚至連刀都沒有一把的，）便可以請得忠救軍的番號。掛起了番號，便在鄉下橫行霸道，搶劫姦淫，無所不為。日本人從來不去打他們，他們只要「人事關係」弄得好，（主要的從民間去撈掠，對上級輸財送禮，）就可以對上面報「戰功」。打了一槍，報告說「消耗了子彈數千餘發」。本來根本就沒有武器的，也可以謊報「是役損失槍械若干」。明明在鄉下綁了一個肉票，報告就可以說「在出擊途中，捕捉了好匪幾人」。諸如此類，沒有槍的居然有槍了，槍少的或者有幾支打不響的爛槍的，居然還可以領得到美國的「新貨」。有一大批無賴之徒，就這樣的「武裝」了起來。於是就將這「武裝」作為對日本人與漢奸談買賣的資本。所以日本軍對於忠救軍的「歸順」，總是竭誠歡迎。如果偶然有個把意思天開的騙子冒充了新四軍的關係，向日本人談「合作」，希圖騙點「交際費」，日本人絕對不會理睬的。日本人在中國學了乖，（受了非常多的教訓，）比起「祇問目的，不擇手段」的敵笠將軍來，更是「現實」主義的。偶爾也發生過「歸順」了「皇軍」，又「反正」過去的忠救軍的「事件」，日本人遇到這情況的時候，心安理得的說：「不要緊，他們還要來的，他們領槍械彈藥去了！」

「大大的有！還要來的。」倒是聽了這話的漢奸，總對日本人表示會心的默契。敵偽的警備隊與地方團隊，幸虧了這些「神出鬼沒」的忠救軍，否則他們就不能把「維持治安」的「戰果」呈報得有聲有色。

所謂忠救軍，就是這麼一回事。被派擔任指導訓練的美國軍官，一再提出建議，主張改造，因此在三十三年的夏季，戴笠被迫使不得不積極注意和設法，他開始分別把京滬線、滬杭線、滬甌區等，以地理區分，作了些編制的形式上的改造。實在祇集中注意於一個滬甌區，以阮清源（阮亞塵）為滬甌區的指揮官，在杭州灣蕭山縣境的赫山設立根據地；在滬甌區內又分設分區指揮，對於漢奸偽保安隊及偽警察，大批發出了加委的委令。在上海市內，又對幾個著名的販賣毒品和開賭場的老闆（如王永康、朱順林和女流氓盧老七等），發出了幾十道的「突擊司令」，「行動支隊」的命令，都是那些人出錢買來的。此外，在滬甌區內還有一個馬、丁行動總隊，馬是馬柏生，丁是丁錫山，原來是在浦東的忠救軍。丁錫山變過來，變過去，變得日本人要殺他，又變成忠救軍。

二十一、忠救軍（下）

戴笠強化忠救軍的另一方面，就是新編別動軍，其完全的番號為「軍事委員會別動軍忠義救國軍」，以馬志超為總指揮。其下設「新編第一、第二、第三……挺進總隊」（簡稱「挺×」）及「新編第一、第二、第三……縱隊」（簡稱「×縱」）。馬是戴的老幹部，也是胡宗南的人，戴與胡宗南在黃埔系內，在「領袖」左右，有相倚為命的關係。以馬為首的新編軍，在胡戴的關係上，有很大的

意義。戴企圖大量建立他的部隊，祇有在「抗戰反攻」的時期才有這機會，他以配合美軍大陸作戰的需要，取得了這機會。同時祇有胡宗南的「暗助」，才可以使他的企圖可能成功。胡宗南是最後的資本，要靠他打內戰求「統一」的，他與戴在軍事上的暗合，有先天宿命的姻緣。美國人自然不知道其中的微妙，祇知道顧祝同第三戰區的軍隊「太弱」了，祇知道已有的忠救軍太不成話，而登陸作戰，有其必要，所以不惜援助這新編軍。

新編軍別動軍馬志超的總指揮部，設在第三戰區以內的屯溪、休寧一帶。其部隊「挺××」「縱××」都分佈在寧波，杭州、南京的前哨地區，與顧祝同所指揮的部隊交叉平行，所以顧與戴之間有很多不痛快的事。至於所謂「×縱」的部隊，名義上說是深入敵後，突進在滬杭、京滬兩線的內線，實在大都是祇有番號而無兵員的。許多縱隊指揮官，都是策反過來的附敵份子，這大都是配合政治特工活動的。劉方雄是馬志超總指揮部的總參議兼專員室的主任，他的活動與馬的軍事工作完全配合。但是負責淞滬區的阮清源，並不聽命於馬，直接受戴指揮。馬丁行動總隊又是獨立的。所以忠救軍的命令系統極為複雜紛歧，許多大頭子和小頭子大家都要擴充實力，往往一支小小部隊，同時同樣是忠救軍的招牌，而有二三種不同的編制番號。忠救軍確實有多少人槍，戴自己不知道，誰也不知道。知道得比較完全的，恐怕還是日本人，因為日本人倒做過詳細的調查統計的。

在日本沒有投降以前，戴笠決定在反攻開始前後，以他的忠救軍最先衝進上海。（爲了這一點，在作戰配備上，他與顧祝同衝突得很利害。）那個時候，他極爲看重阮清源。阮以蕭山爲前進基地，渡杭州灣到對岸乍浦、金山衛有一條通路；到上海近郊，與流動在南橋、閔行的馬、丁可以聯系。阮兼淞滬府江蘇省第六區（松江）行政專員，也是這個作用。馬志超所部，準備配合美軍先頭部隊，沿海

岸線呼應，然後向鐵路沿線各地進擊。他的佈置，總是要搶在三戰區正規軍的前頭，因為他聯絡了周佛海、熊劍東、羅君強、可以「內應」。

但是，日本投降得太快了。忠救軍終於失去了一個最後「表現」的機會。如果日本不投降，照反攻計劃，則忠救軍必定有一個偉大的「考驗」。可惜的是這機會沒有了。然而，為戴笠將軍的「誠信」，並為上海人民的「安全」，這都是萬幸的事。忠救軍的力量，誰都沒有保證，忠救軍的紀律，江南人談虎色變，豈非幸事而何？

日本投降以後，所有軍統、忠救在上海、南京的表演，謂之為亂七八糟，絕不過份。阮清源一到上海，就在杜美路七十號的杜月笙家中成立了他的指揮部，五花八門的忠救軍，出現在所有的地方。（忽而還出現了一個陸京士的「工人忠救軍」，實是一支臨時湊合的「白相軍人」。）向上海市民進行勝利的「接受」，與CC系的吳紹楨和國民中央黨部的調查統計局，作「接收」的競賽，弄得戴笠自己都啼笑皆非，終於不得不下令：「限所有忠救部隊撤離上海二十華里以外」。在這一命令的背後，他的事實，可以委之於想像。戴笠也終於把活動於南京的周鎰與在上海的阮清源都給押了起來。

現在的忠救軍，以及戴笠所策反的偽軍周佛海系，及任援道所部，正在積極的改編中，已經成為新編的正規軍。據去年九月間的消息，其新番號將為「新九軍」或「新四十九軍」，戴笠預備以孫元良、馬志超、周道三這幾人為其新軍統領，仍作為軍統指揮下的部隊，以任「防奸」的先鋒。

二二二、情報活動

最後，且談談軍統對日寇開展公開與半公開情報活動的情形。程克祥、楊樹華勾通川本，程恭浦勾通梅機關，前面都已提到了，這裡要提到蕭叔瑩與唐生明。

蕭叔瑩是日本士官出身，過去在南京軍事委員會，爲何應欽的部下。華北的『何梅協定』，『塘沽協定』和上海的『淞滬協定』，這許多喪權辱國，對日屈服的賣國條約，都是他（蕭）和殷汝耕兩人一文一武在幕中接洽奔走的。由於何應欽的倚重和他對日本軍人的熟悉，被派爲中國駐日本大使館的武官。那時起，他和戴笠有了關係。南京汪派成立偽組織，戴同意他參加。但因爲他和日本方面歷史太深了，又是福建人，和梁鴻志，陳群等常常沆瀣一氣。所以汪雖用他，但不信任他；不過置放在軍事閑曹的地位。直到柴山做了軍事顧問，他才從偽軍事參議院副院長調任爲偽軍政部長。他在偽南京政府內部，既無兵權，又無發言權，但擔任日本軍關於重慶情報工作的『顧問』。極少數的日本人如柴山即把他當作爲對重慶進行『全面和平』的線索之一。他就是「一面和日本人混，一面做戴笠的暗線。日本投降以後，軍統派在南京的行動隊總指揮周鎬（本也是掩護在周佛海之下的，）把他殺了。戴爲此事，極爲氣憤，周鎬被撤職處分最大的原因是爲了誤殺蕭叔瑩。在戴的佈置中，蕭對他還有『大用』，他原來就預備經過蕭的關係，去組織一個日本軍人的『反共小組』，由軍統直接運用。蕭死了，這任務落在另一個人的身上，（也是參加偽組織份子，）這另一個人，後來似乎也沒有做成。所以蕭之死，對於深謀遠慮的戴是一個損失。

二十三、聯絡龍雲的事

唐生明是唐生智的第四個弟弟，渾名叫唐老四，典型的黃埔派的紋袴子弟。他不能算是藍衣社的幹部，他只是在他的老兄唐生智失勢以後，依附戴笠而衣食的。他原在湖南擔任行政專員，因貪污被告發，被覺得對他難於處置，就「派」到上海來當漢奸，想利用他哥哥的名氣，以引誘日本人。並且因為他的妻子是「出浴美人」電影明星徐來，還有一個女秘書張素珍是很有「交際」才能的。這樣他就到了上海，找到葉蓬，找到汪精衛，而認識了李士群。李士群因為他是從重慶自動來參加「和運」的，對他有看管的責任；而他原也以李為工作的對象，因此他一直跟隨着李。在卅一年的時候，程恭澍、萬里浪搜查到他與戴笠通電，把他扣留了起來。經他的太太和張小姐的哀求與奔走，對日本憲兵具了一張「悔過書」，被釋放了，仍然做着江蘇省的偽保安處長。但是還是為了貪污問題，日本人祇要他擔任名義處長，而不允許他管理事務。

在李士群死後，他與戴笠恢復了關係。同時與日本總軍的都甲大佐結識了。都甲也是專管謀略作戰，擔任武漢與湖南（粵漢路）一線的，於是起用了他（唐）。他對日本人準備組織偽湖南省政府做了許多的工作，有時以半公開的姿態，對日方提供關於軍事的「參考材料」。日方知道他與戴笠關係，打算重用他，不料因為日本人發了一批給他當活動費的食鹽，他完全獨自吞沒，引起日軍將校對他的輕視，他終於還是流連在上海做生意賭錢。他與都甲的關係，有一件值得提出，就是他表示可以勾通雲南的范雲來參加「和運」，使雲南與在緬甸及安南的日本軍「聯系」起來。日本方面對此事甚

感興地。因為汪精衛逃往河內，路過昆明時，和龍雲本有『先約』，戴笠方面也查到過汪與龍雲通電的密碼，日本方面對於龍雲早有所期望，唐生明投其所好，騙了日本一筆錢，派一個做小漢奸的雲南人明耀五到雲南去走了一趟，回來對日本人做了一個報告。同時又把此事對戴做了一個報告，證明龍雲的通敵，這樣向戴又領了一筆款子，現在龍雲的地盤已經『中央化』了，恐怕還不知道有人靠他發了財。唐生明攪錢的本領很大，日本投降後，周佛海撥了三百萬萬元幫助藍衣社，這款子也由他擔着保管，待戴笠到上海命令暫緩支用，可是已經支完了。唐生明現在已成鉅富，戴對他無可如何，他常說：『老戴的祕密在我的手上呢。』戴的對日情報謀略，如此可見其一斑。

二十四、敵後策反工作委員會

特務工作的基本原則之一，必須是二元、三元乃至無數元的配置，藍衣社的工作，自然是很懂得這手法的。在三十二年，戴笠又玩了一套魔術，他運用了唐生明發動了周作民這許多人，在上海成立了一個敵後工作委員會，有時亦稱為『策反委員會』，空空洞洞的成立了十幾個工作部門，把上海許多所謂『中間份子』的人物，都網羅在內，好像是一個很龐大的組織。但是對日本人保證絕對不作『過份』的活動。事實上就利用這個機構和日本方面作情報交換。這些『敵後』工作的人物，曾聯合了一部份日本的商界名流，發起了一個『上海不設防』運動，把上海保留為一個『自由市』的地位，要求中日雙方當局不要在上海市郊作戰，要求美機不要轟炸上海，避免在作戰時上海被共產黨新四軍所『蹂躪』。這是這個委員會值得提出的『工作』。可惜是這個『愛護』上海的呼籲，首先就

遭受了日本方面的打擊。登部隊的代表，「假意嚴正的把提出這意見的人申斥了一頓，周佛海也說這是重慶的『陰謀』。終於這個委員會，無形而出現，也無形而消滅了。爲甚麼周佛海要這樣反對呢？周的意思：『你要在上海玩花樣，我情願當差，不必另起爐灶了。』周對戴有賣弄要挾的用意，戴也祇要求各得其所。所以，所謂敵後委員會，實實在在是一個通敵委員會。不過一直到日本投降爲止，沒有作出甚麼大事業。

抗戰以後，軍統藍衣社在上海南京的活動，有以上的許多故事，其中摻雜了許多敵偽的事情，這是事實因果不能分開的。因爲沒有國民黨人的附敵，當漢奸，歷史就得改寫，這些故事也根本沒有的了。

二十五、『祇有他們做得到的』

截至最近止，這些藍衣社的英雄好漢究竟在怎樣幹的呢？這裡再補充一個故事。——何應欽在南京主持了受降以後，戴笠與綴匆匆的到了上海，他召集所有在上海軍統人員（幹部）五百多人，舉行了一個『慶功宴』的大聚餐會。戴笠開始訓話，他說：『我今天有一件最高興的事向諸位同志報告』，全場俯首靜聽，他接着說：『我們的團體，『光榮』的奮鬥了多少年，到現在真不是容易的。我們團體的特點在那裡呢？就是別的團體做不到的事，我們能够做得到。今天●來開會，看見門口停了幾百部汽車，停滿了一條馬路，如果這許多汽車是團體買的，我實在沒有發過這許多經費給你們。那麼，那裡來的這許多汽車呢？這就是別的團體做不到的事情，我們做得到……』以後他

帶哭帶笑的「訓」了一通，祇有他的同志個個心中有数，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可是又有一次，他集合了高級幹部吃飯，興高彩烈的說：「我們的××長現在「威」是有了，以後我們當我們××長幹部的，要給我們的××長做「德」。這一回對於敵偽和附逆的人員，××長交待過，祇要他們有條件的悔過，總要辦得寬大……」。所以，他們「團體做得到，而任何人都做不到的事」，豈但汽車而已？